



小石山房叢書

增  
622  
4



增4  
門 622  
卷 4

卷 毋欺錄 一

卷一  
毋欺錄

毋欺錄

崑山朱用純柏廬著

余於酬接時或所言或被問往往道述時事既非吾分內事且未必所聞之有據不亦妄乎自後切戒

小人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不善也無力君子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善也亦無力

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謝文節引之以却胡元之聘然正須有壁立千仞百折不回之操始可語此不然其去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者幾何矣

人必欲自見其是是大病處



子雖疏遠世故然亦有不容己者此當盡吾分之宜與不  
宜不當計人情之責與不責也

藜藿糟糠吾之分也十年以來以授餐館舍擊鮮不廢然  
每飯輒存一藜藿糟糠之想庶幾善保我貧

侍母夜話甚歡一時憂亂之心不知何往天下可喜可悅  
之事猶有過於天倫之樂者乎

陳名蓮言及世道窘隘曰此正恐懼修省時也而今之人  
無富貴貧賤利欲薰心惛然無忌將來禍正不知所底耳  
君子立言自有理之當執不可隨人意以爲高下若少隨  
人意徒爲其所菲薄耳可不慎哉

凡見親戚與人交惡必須平察其是非之所在縱親戚極  
受屈亦當究極致是之由果爲逆情而妄加然後徐相論  
列斷不可倉卒爲乘氣之言如是雖切中事情亦爲黨護  
之私矣雖然默足以容豈真無一當理者可言也其亦必  
無是言而後可也

學業妨廢於天地間此日便爲罪人其猶可不自省乎  
薛文清公云自治之要寧過乎剛余因思柔之爲害甚不  
淺也鄭子產之論爲政也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焉故知柔以立身者已旣爲人所輕玩而又陷人於死地  
是以易之於乾也不言柔而於坤則曰至柔而動也剛其  
旨微矣

知義之不可而不能忍且終於不得遂乃知無守者之徒

自破義耳

怒激於內徒知理之不合而不能以情體人殊愧厚德  
謹於彰顯則人敬之謹於幽獨則鬼神敬之

陳夙公篤信佛氏不茹葷酒并不茹五味而食淡近又兼  
絕菜果問之曰以甘淡泊也嗚呼人之所以失志節者不  
能安貧也貧之所以不能安者淡泊不甘也陳子雖從異  
道而其言固善言也

貧賤之人最易責人處富貴者正須諒之豈惟富貴卽均  
在貧賤之中稍有豪忽之勝便須體察彼情忍其非意之  
干凡所遭逆順夷險用心皆當如是不當怒輕以聲色加人亦非小過蓋此心之放稍不加意

便如火燎原懲忿窒慾之事正未易言也

能力濟朋友之急而不計利義也以無可稱貸而竟辭之  
亦義也必欲曲全之而又以求利爲念則兩失於義矣就  
朋友之義而言固不當求利而亦無貴乎曲全就取與之  
義而言固不必曲全而尤不可以計利

一小事耳不能洞識其理徬徨無主自顧真棄才也要之  
畢竟蔽於己私而狃於俗見

余病至是已兩月病之發於外者雖止而發於心者正復  
難療葉岳心來語余以攝養之道曰莫若無心又曰提起  
正念便是無念葛瑞五以憂思成疾語余曰天下事水到  
渠成莫不有自然之位置何容心焉中庸第十四章可以

解疾二君之心一近佛氏一近老氏要之於余對病發藥也故記之

薛文清公曰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余於身體之久始信

此心在道義上便一刻安樂

每動一念當思於仁義禮智四者何著

枕上讀讀書錄始歎前者未嘗一日爲人奈何不知愧悔古聖賢橫逆之來始則自反繼則任之而已或受或避則觀乎禍之輕重斷無與彼爲難之理聖賢亦有不容橫逆者要皆發於至公之心非爲己也

仁而不能裁之以義便是私私便多事多事便多害

大理本自至直至易至簡加一毫人欲於其間便生出無數紆曲煩難來

余讀二典三謨有見夫堯舜至德唐虞至治不過欽之一字甚矣敬道之大也今人但於存心履事之間能持一敬便覺得力甚多

余於奔走酬應之後若坐定卽作字輒易差誤於以見余動中之不靜雖事後猶未寧心斂氣也於動中之不靜又以見靜中之亦未嘗靜矣若靜固靜動亦靜則雖至動之中紛然肆應猶不至於或誤况動後乎

吾友有不當爲之事不能力阻畢竟分人已爲二看得不切爲所不當者固失於非義不力阻者亦豈得爲無過豈

非不能成物卽不能成己  
行之不勇畢竟是知之不徹  
人於自成成物之外更無別事而今之人日役役焉以從  
事於身世間者總於自成成物無與  
吾於藏鈎射覆而有見夫人心之神亦於此而有見於人  
心之無二理又於此而有見夫天下之至神不出乎天下  
之理一

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並論者如喻義喻利居易行險易  
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使人判然知所從  
違如南朔之殊途寒暄之異氣也苟嗜利焉則小人矣苟  
難事焉則小人矣苟易說焉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慎厥與

與君子同道卽爲君子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人知  
惡小人之名而不知所戒猶病戚施而惡影之俛不可得  
也

作事而不能盡事之理固由於不明亦由於不誠  
和而不流者自然動皆中節非心有主其孰能之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釋云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  
須看此己字蓋指關切者而言今人議論人事應對物情  
於己初無所與而動以疑詐懸度他人朱子之意蓋謂切  
於己者尙不可他可知矣能戒乎此則心術自醇言語自  
寡  
不審於理而發言不敬之故

善出於己而歸美於人其歌舞作興尤見德厚

人所交口稱揚者不必別指過端以抑之人所交口非毀者須婉爲回救以解之其無可解默然可也若人非亦非最爲傷德

看孟子之才之學真能做得掀天揭地事業然其根本切實不過從孝弟上體驗出來所以爲人倫之至

心有所蔽則雖天良最親切處亦不復發事過或覺胆欲墮地

纔覺財用重便不知有恩義凡處人倫皆然

余頗致慎於出話之際而往往不自覺其言之易不自覺者心之亡也

與計利者有事而復增其計利是吾亦計利也一有計利之心則必昧於所當然爲其所不欲而利亦究不可得故君子寧隱忍以挫於人也不屈己以求人

余勸學徒好學因想一人好學則一人之心樂師長之心樂父兄之心樂及至聞者見者之心樂鑒觀在上之心樂宇宙間真是一理充塞無有間別俗習筆墨之間口語之際喜作輕巧之詞此病入骨雖痛自剷除終易流露故教子弟者切宜使之厚重簡默乃爲有造之器

事後之悔雖無益於既往庶有補於將來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不痛自刻責嚴加提省己而愆繆相循覆



七其金  
六  
轍仍然此真不可救藥者矣  
食菜甚甘乎德下指謂曰此物至冬後其美如此乃知風  
霜非惡物也

敬止之學不可須臾離一不敬則失所止矣  
和而不流最難

天下之人所以不能守其道義者內則顧己之得喪禍福  
外則慮人之是非榮辱止此二念爲害更無他端所以聖  
人著之於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無  
不得所止矣無不得所止者無適而非道義也

節制最不可少所以儉爲美德  
陸翼王言及治心之功謂余曰不能禁邪念之雜乘如何

余曰且須檢點翼王曰但言檢點如雜草之不能去其根  
仍卽生耳余曰其功止有檢點所以旋去旋生者不能精  
嚴無間斷也翼王曰邪念飄忽本無根底余曰然孟子謂  
仁義禮智根於心是乃根也以是爲根邪念何自而生哉  
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酬對之次必能爲有益之言不然寧默斯其爲有主於中  
者歟

敬是做人種子舍乎此則禽獸矣

物之實於中者必重其言輕佻則誠不至何以動人

子遊曰朋友數斯疏矣此非求免於疏也數則非其道焉  
耳事君亦然其有義當力爭者雖疏雖辱而不顧此又不

可不數矣

細思隨所居之位盡職爲難

今人皆以浮薄爲聰明故此病中之最深最難克治

心者身之主宰理者又心之主宰故纔有主便是理

要有主須有致知工夫

天下無主則亂豈有身無主而身克治者

以禮制心然後能以義制事

邪念紛乘雖由於不明理然其敬也鮮矣雜念未泯雖出

於不主敬然其明也鮮矣故存心致知不可偏廢直是一

事

不繫乎人之尤不尤而在吾言之得與失如其失也尤卽

幸免過已難追

一言相助卽欲人知吾功此心安可與入道

多言非必煩數之謂不當其可卽爲多言孔子與回言終

日孟子爲楊墨之辨而莫謂其多言者當其可也

甚矣寡欲之爲要也苟有所欲則已常不能自持而人亦

得以此中之危莫甚焉然則寡欲如何曰視天地間物無

可求亦無可吝則思過半矣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斯真寡欲蓋無所寶斯無所

好則凡名利酒色玩好之物舉無足動吾者斯其爲剛德

君子歟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此千古義士之的也後人不必皆

爲其事斷不可無其心有其心則氣象自別  
短褐不完風雨不蔽凡所以窮困其身者皆餓之道也有  
死之心而後可以行餓之道行餓之道而後可以不爲不  
義之事要知爲不義未必不餓徒爲夷齊之罪人耳  
聖人無行不與開口便見論語首章天道昭然學而時習  
之於穆不已也有朋自遠方來生物不測也人不知而不  
愠不言所利也人自不察觀面失之昧者真以爲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飲酒過三爵非理也是飲酒之理  
也而吾不敢過義也畢竟吾心有是理故能隨物而處之  
則可以知心之無理不包矣

言理而人或不敬言天而人能不敬乎無事無物不有理  
無理而不出於天則亦無在而非天甚矣敬之不可須臾  
離也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險逆之遭可避則避不可避則亦受之而已他非所計也  
譬如大寒大暑只宜於衣服飲食調劑之若有望涼望溫  
之念徒甚其寒燠焉耳

兩日秋暑復甚余不免有亟亟望涼之意雖因病體畏暑  
究竟此念卽是願外卽是求無益於得  
提醒處便是天理欲不萌便是道故戒慎恐懼所以存天  
理之本然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靜中似此景象

看來太極只是生理所以天地非此不立萬物非此不生  
王天下孟子尚以爲所樂不存奈何以微名小利聲色玩  
好爲樂也

人在靜中整齊嚴肅便覺有天地位氣象

聖賢之書各有個合一處如孔門求仁則論語章章有仁  
在其中孟子道性善則七篇章章有性善在其中又總有  
個合一處仁卽性善性善卽仁原無二理學庸五經皆然  
此正所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多言只是心浮 志不篤則心浮  
事不當其可卽是非理之動不必其背謬也  
天下事若但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真覺至易至簡今

人只爲所不當爲而當爲者多拋却便忙得不了  
胸中須肅然無事乃是聖學泰然境界從肅然見得若但  
言泰然恐易向清虛曠達一途去

孟子七篇不外仁義然欲仁則自不能不義而義正所以  
成其仁此又仁義合一之指讀者須識得

人固當安分又須盡分若不能盡分決有不安處  
箴規人者必借鑒他人之過以爲誠似不如就理而言爲  
不稱人惡尤無口過

曾子之戰戰兢兢卽是顏子之樂工夫有生熟耳  
戒懼靜中之動也故不空寂慎獨動中之靜也故不紛擾  
今人稱果種多曰仁如桃仁杏仁之類此仁字最妙於此

可見人性之仁可見仁之統四德其生生不已之機由果實而爲根幹由根幹而爲花葉由花葉而爲果實由果實而爲根幹仁也當根而根當幹而幹以至花葉果實莫不皆然是卽義也根幹花實之異其質青赤黃白之異其色莫不秩然粲然是卽禮也自根幹而花葉而果實無纖毫之混淆是非貞固不能智也而四者渾然全具於果種冲漠無朕之中故曰可以見仁可以見仁統四德

堯舜禹處父子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孟處時位之變從古大聖未有不從逆境磨鍊過來故曰困德之辨也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聖賢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只一懼字學者所以去舊

染而新是圖者只一恥字

今世士習於僻庸鄙已甚而恬不爲念有心匡救者須亟與提倡恥字

恥者桀舜之轉關故聖賢皆喫緊以此教人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之生不幸無恥刻刻提醒此心爲動爲靜動時爲仁爲義爲禮爲智各要分明此卽天道之陰陽五行也

心存斯誠矣故中庸之道不外一誠而朱子却於待人而

丹朱商均亦非兇逆但無君天下之德耳何也彼兇逆者見他人垂手而得乃父之天下豈能晏然在虞賓之位哉堯舜不過知其子之不可爲君故與賢禹不過知其子之可爲君故與子聖人之於事母細大行所無事而已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固以此見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抑物各有定分於此尤須識得飛者必至於天躍者必至於淵定分也飛者不能爲躍躍者不能爲飛定分也知有定分而後知天理流行之妙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所以君子只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春風沂水夫子與點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程子謂是活潑潑地五倫之外更無人五常之外更無道

人之物卽己之物故當相爲愛惜己之

無所吝惜

昔賢爲謀必忠人事卽己事也與朋友共

今人多責效於天殊不知舍己更無所爲于

己而已

天下之物註曰與天下共然在己者不得過分註曰

者不得無分彼此或曰無乃厚於己而薄於人乎曰均厚也待己則以無分彼此爲厚待人則以必分彼此爲厚事有萬殊道與之俱均道也則均厚也且夫待己厚而待人之厚卽在其中待人厚而待己之厚卽在其中尤足以見大道之公

理勝則氣不用事氣靜則理愈以明苟遇事而矜張急遽為氣所役不惟不能自處於理而且即於愆矣戒之戒之人猶有所憾於天地天地何嘗輒生忿恚故犯而不校者為量同天地但不可以天地不恚人之憾而不敬天地聖賢不校人之犯而不敬聖賢

妄用便是不義故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與妄用失天理之當然且不為造化惜物力雖一介焉得不為獲罪於天事機相左是大益處不知自傲非所以順承天意也

世人只為得喪禍福四字占了方寸遂使理之一字埋沒不出頭要知比干之直諫而死孔子之明日遂行只是禍福得喪看得透耳此處不容有纖毫之點翳

千病萬病總由物我見生故曰仁者人也天下只如一人斯仁矣

聖賢不自見為聖賢者多豪傑不自見為豪傑者少豪傑不自見為豪傑便是聖賢故朱子有云有豪傑而不為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為豪傑者也

今人最易見人之驕我既不援安見其驕最易見人之吝我本無求安見其吝凡易見人之咎者皆由吾不能盡其道以致之也盡道則潛消默奪而可積極以至於化

偶讀陸放翁詩有云垂名千古易無愧寸心難令人通身汗下

者不可有有物卽有分別分別其合於理者卽爲心之理  
分別其背於理者卽爲心之欲釋氏欲不生分別之想以  
格物窮理爲意識與告子強制其心正同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未可謂非而謂行卽是知則非也聖  
賢之道雖知行並進而行較重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  
陽明之學一知已畢其視行之功甚略甚輕將中庸所云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逐層工夫可以頓踰矣恐無是  
理  
慮事莫若審幾幾之不愼而徒自憂危且事不可知而橫  
擾方寸噫亦至愚已

人安能事事如意但能小心則於如意爲思過半矣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事事爲之節損卽是吾所得於天之  
定分不得謂天所賦者尙有餘而吾所用者寧不足以不  
足養有餘如是便視天人爲二理矣彼謂人壽何常惟恐  
用之不盡者轉自促其生耳

不見人之功者必自居其功不見人之善者必自伐其善  
位高者人之指摘愈嚴望重者亦然愈嚴則己愈以得修  
必藉指摘而後修己固見克治功疏然幸獲指摘而尤不  
以自修又何克治之功之有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可知天下事只循一易簡之理爲之  
自無多事其所以事變日出不可意計者類由不明與斷  
以致之也明則銷之於未然之先斷則絕之於將然之際



此間有是而無非有利而無害不知占許多人品之高享無數太平之福

友人偶論銷圩苦無其人余曰非乏才也實心任事者之少也夫子每每說主忠信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修業正以此也孟子論仁義禮智而必推本乎其實蓋有其實始有其枝葉實心積中雖思慮之所未及而義理自出內無實心雖義理之所切著而苟且念生苟且之心卽奮勵之心一緣乎實不實則霄壤背馳三代以下少人材非三代以下少實學之效歟

能盡仁之道者雖威嚴而亦仁不能盡仁之道者雖惠愛而非仁能盡義之道者雖慈祥而亦義不能盡義之道者

雖剛智而非義故文王爲人倫之至要只於道之所在而敬止之

不問親疏遇老者便當有敬的意思遇幼者便當有愛的意思但有差等耳今人此理多不能知只有親者而不愛不敬疏者可知

舍所憚而從所樂未有不爲害者也就諂諛言則諂諛者爲賊人納之者爲自賊

有及門不能容人箴之曰鯁直狷急者雖或立品過人而其享富貴福澤者少蓋富貴福澤未有非寬宏闊達之量受之也要其人品亦未嘗不高

物力不可不惜旣以畱有餘於己兼以濟不足於人

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睥面盎背可見仁義禮智根於心須是敬德之聚也

以我之怒止人之怒未見其有濟也惟理可以制氣只平情順理則我怒不生而彼怒亦熄因知氣之用事多少自悞悞人

人之怒固不循理若我亦怒則與之同不循理矣又曰吾蓋理有所不容已也斯不亦強爲說而重自欺乎

湯之怒葛伯文王之怒密人此又不怒而不得其道者他不得而藉口也君子於人倫之際纖介之嫌惟有自反而盡仁盡禮斷當以大舜爲法

水之患至於覆舟殺人決隄漂階只爲風所激耳人爲事

物所激而怒之輕發必且致多少舛謬多少事故多少侮慢甚者多少禍患可不審幾於一念之萌乎

若人之怒而非拂於理者則是我有以致其怒吾之怒又惡從生而今人又且咆哮而不可遏吾更不知其何心矣不藏怒不宿怨想見聖人方寸是甚樣光明瑩潔克伐怨欲不行而聖人不許其仁者只壞於病根之猶在耳後世學者之病最喜捷徑而聖賢之學最壞於捷徑道非不直捷也但直捷處自直捷周詳處自周詳直捷中又自周詳周詳中又自直捷道貴不偏專取直捷其偏甚矣只如大學就自己分上事只說箇明明德就推己及人分上事只說箇新民又合兩項來說箇明明德於天下何等直

捷然明明德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脩身也明明德於天下則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又何等周詳蓋不直捷則周詳者不見其統貫不周詳則直捷者必至於疏略此道之所以自萬爲一一實萬分也自陸王之學興斥朱子爲支離非斥朱子直斥聖賢耳而學者不察爭趨捷徑賊害學術不知所底近乃有謂格物是打通人我卽是克己者審若是則一格物足矣凡夫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俱屬贅疣聖賢亦何事周詳重慎於工夫所在層層下先字效驗所在層層下箇而后字耶持是說者謂非卽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爲善去惡卽是知善知惡而與之絕不相謀者吾不信也卽不相謀要亦捷徑之趨而非聖賢

有本有末有始有終之爲道矣

打通二字余先不以爲然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無不通亦何用打卽曰爲私欲障蔽則亦克去己私是已聖賢說忠說怒俱只做得自己分內事其在人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有求己之道別無求人之法今以打通物我爲說則似物我殊途特地起爐作竈合二爲一且豈無錯認旣須打我通物又須打物通我將使爲治者皆以督責爲術接物者皆以刻急爲尙此語豈聖賢道理又豈儒者氣象耶至以打通物我訓格物抑思齊治平是物分上事誠正脩是我分上事而推其始事於致知則是由格致而后誠正

脩齊治平今卻曰致知在乎打通物我則是由齊治平誠正脩而爲格致不益顯與聖經背馳而與以知爲行之說若合符節乎此學問大關隘不可不辨

陽明從萬死一生而得者只得其浩然之氣又卻不免助長不是集義所生故與坐禪覺悟者同病是見心非見性也既不見性則其所得浩然之氣猶只好算箇影子此語人多不信步步實地上體勘自見

孟子從集義而生浩然之氣先儒猶爲時露英氣陽明不從集義而生所以全是氣魄用事聖門言誠言仁皆主性而不主心心畢竟屬氣一邊

孟子曰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此便是爲兄者之止至

善天下以象爲傲而舜之心初不見象爲傲惟見己之親愛未至愈傲而親愛愈蔑以加轉若非象之傲亦莫知親愛有如是之分量故曰聖人主靜以立人極

存心二字固爲學之大要然但把箇心看守在此則必墮於空寂既病空寂則必出於夸誕孟子之言存心也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存其心養其性仁禮卽性性卽心所具之理識得性以爲心便不空寂識得養以爲存便不夸誕故孔子曰操則存操與存不同若操卽是存何容下箇則字旨哉操也存與養並在其中矣

聖學但言知性而不言明心可見知性方是明心而明心之不得爲學也審矣

漢超共論世俗奢靡不惟泥沙物力而亦草菅物命物力太耗則人力亦絀而凶荒盜賊之變隨之物命太戕則殺氣所感而刑獄刀兵之慳應之故曰奢侈之禍甚於屠戮世且爭高嗜勝而莫之知返也悲夫  
我生之初親朋至酒一壺爲錢一腐一簋亦錢一雞鳧卵一簋爲錢二便可款留今非豐饌嘉饈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錢不能辦具耗費益多而物價益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故王者教民必先於富而富民必先於撙節愛養過自聖人以下所不能無但當救過不可諱過  
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人因謂此大任未降時

之事耳豈知大任之降非便子之以安樂也仍是苦心志勞筋骨數者境界特動心忍性曾益所不能則從這裏過來爲熟徑耳

所以安樂憂患與生死初非兩截步步安樂便步步死步步憂患纔步步生

君子不激人亦不爲人所激何者氣有相激理無相激君子一循乎理而又何激之有

人猶木也木無本根則顛木無枝葉則枯人生上而祖宗是本根也下而子孫是枝葉也邱隴祀事之時必敬必勤所以培其本鞠育教訓之事必誠必正所以茂其枝不培不茂而生理以墜故人道之大綱奉先裕後思過半矣

凡天下責我之人皆成吾之人切須返躬脩省苟不受人之責而意氣相凌或漠焉相置皆自暴自棄之徒也楊文襄公諭邊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是道也夫豈止治兵當爾哉人只謂中庸下半部纔發明誠字而不知開章戒懼慎獨早已有誠了然此猶就實心言是成性以後的誠若繼善以來實理的誠則天所命者何人所性者何誠也而道與教總不外是中庸爲明道之書盡誠盡道一而已矣行有不得皆反諸己人只事事自見一分不是自覺地位有餘意味甚遠

中庸戒懼慎獨動靜交致其功也二者固不容一之或略然獨知之地是酬酢萬變關頭學者喫緊用力尤須在此雖曰靜無工夫動不得力獨不曰動無功夫靜不得力耶能慎其獨毫不放過則不睹聞之戒懼亦思過半先儒謂慎獨是鐵門拴而大學亦但反復叮嚀於慎獨良有以也分位之所不能爲者聖賢不以責人也當爲而爲固是天理不當爲而不爲亦是天理

下學而上達上達卽在下學中所以聖賢立教只就下學一邊說纔以上達立教便誤後學便恰是害道病根只如程子云主一無適之爲敬高忠憲公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自是主一無適極至地位然使學者但求心無一事而不從主一無適做工夫則焉得不墮聰黜明離事

絕物以爲道耶孔子耳順以後看是甚樣胸襟然猶且曰從欲不踰矩步步還他實落初未嘗言心無一事則甚矣學之必不可以不進於上達而教之必不可以不主於下學也蓋聖人只是下學中人也學則命長害欲欲則只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則主一無適者正是徹上徹下者也不必就上再着一層高妙話頭

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人心道心是一非一是二非二鉤勒的直恁分明上達只是下學的究竟其實從心不踰恰是心無一事但不可躡等耳祿在其中祿字不必實指干祿之祿只虛看甚有意味學猶是學但爲干祿而學則多聞見闕疑殆慎言行寡尤悔

必有不克盡其功者聞見必日積月累優柔含蓄而後漸進於廣博苟志在干祿則亟欲自見得少亦足夫安得多疑殆所在正好自作聰明矜奇炫長悅人之耳目以爲干祿之階夫安得闕疑殆且然況可見諸言行者又安得慎務爲欺人之學惟冀利祿之邀卽有尤悔亦不復暇顧夫安得寡是則寡尤悔之學正與干祿同途而功胡越者也若誠一念不紛實下工夫其中所得豈止利祿之所能及故曰祿在其中分明謂寡尤寡悔何祿如之也不須更尋祿字注中不求自至四字解極脫洒無乃猶挂著纖翳在孟子天爵爵字亦從人爵借說初非實指延平教朱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復性最上一

層法門也昔有問程子求中於未發以前如何曰求中卽是思思卽是已發羅文莊公疑之謂此思在動靜之交未可謂爲已發愚以爲文莊此語未得程子立教之旨蓋程子每不欲與學者言靜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纔說靜卽入於佛曰人言靜見天地之心某獨言動見天地之心曰未發前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今誠提起此心專一體認未發前如何此正靜中有物之謂也雖虛明之體似有所屬然不著形相不落聲臭體認未得與體認得時氣象雖同境界則有異超動靜而言則固無動無靜就動靜而言則但可謂靜而不可謂動所以謂是已發者有物卽已發已發卽不得謂靜不欲以靜立教也然

則未發以前究竟如何程子固言之矣曰喜怒哀樂未發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卽是有物無物涵養甚箇看來纔說靜便入於釋是程子不欲言靜本旨孟子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程子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似乎孟子是就孝弟上推擴出去而言其事業之廣大程子是就孝弟上收斂進來而言其義理之精微然而非有二也天下之平正所以盡性至命也都是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中事也此本實實落落至明至切的道理但人自信不及所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程子亦曰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有恥便是立志不立志便是不知恥



養心莫善於寡欲養知莫過於寡欲知是心之明欲是心之蔽不兩立故須所欲掃除淨盡則此心常明

專治內不是學問專治外不是學問何者心兼內外纔專治不惟道理之偏并所治者亦齟齬而不馴伏

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一雖就心言誠要亦是理心非理不誠

以不仁之心逆料人彼未必然而吾先自處於不仁多見其不智

須於疾病貧窮人所最困苦處偏尋出箇樂來方不爲境遇所奪然此樂處非可僞爲非可強求只遵道而行便無入而不自得 若是則道與境遇有二乎曰疾病貧窮不

是道道却在疾病貧窮之外此便所謂道亦器器亦道在人自去領會

只爲物我見重所以到處窒礙不相貫通若盡除物我便天地一萬物一更有何處不貫故曰一以貫之故曰忠恕而已矣

但知父子爲重則所以傷吾父子之恩者皆不爲矣但知君臣爲重則所以傷吾君臣之義者亦不爲矣五倫皆然故中庸但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名而天下之道已盡於是

道也者吾所當爲者是也才責人便非自盡才不自盡便失其道大舜之孝亦只是吾所當爲者盡其分量至於充

塞無間則瞽象之不慈不弟自然銷鎔亦盡故底豫而克  
諧底豫克諧非責人者之可得而強致  
才責人便非物我一體故不能相通

王生友竹問曰告子之不動心雖是強制其心果能不動  
否余曰烏能不動但曰強制已不勝其動矣蓋天理不容  
泯滅人即甚凶頑亦有時而發露此乃往復氣機之自然  
即所謂平旦好惡即所謂善端發見之偏也告子雖勿求  
其不得而得失天理之昭昭者日用之間清夜之際何嘗  
不自省覺只是隨省覺隨抑制省覺非動省覺而強抑制  
之爲動孟子之不動心亦非心全不動只是其動以天故  
曰不動莫靜於天理莫動於人欲以人欲而強制其天理

動奚若焉先儒謂釋氏忙得不了正謂此也告子之學即  
釋氏之學也

平旦之好惡善端之發見愚以爲告子之所必不能無者  
此一定之理也聖人使人於汨沒之後而長養之以全其  
良擴充之以迨其極者惟在於此告子乃復強爲抑制直  
滅絕造化之氣機斬斷生人之種子釋氏既揚其波世又  
從而揚釋氏之波者且盈天下何也噫

敬也者萬善之綱領千聖之命脈入則人出則禽入則生  
出則死  
財利之往來人品心術所關故一介不苟昔人以此堯舜  
其君民

論士於三代以前有爲重於有守論士於三代以後有守重於有爲非古今之才有優絀也守有優絀也而世道於是而懸殊已

淡泊可以養生寂寞可以彌性

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靜則昏昧動則紛擾者心之放也皆朱子言治心者只於此處體勘自有把握語曰名者造物所忌造物何嘗忌名實至名歸正天道之當然造物所忌者乃無實而妄求者耳卽其欲上人之心便是無忌憚之心人之所無忌卽天之所甚忌忌是畏忌今人多半視爲忮忌其亦昧於天人之甚者矣  
不是存心一層禮義又一層存心卽是禮義不是放心一

層利欲又是一層利欲卽是放心但存心有動靜之分放心則無動靜耳

余嘗自謂人生無益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爲愈今旣不死便當隨事殫力置死生於度外故在家則父子兄弟常切不盡分之慮而不敢或懈教人則法語巽言惟恐其不爲君子而不敢或棄此余所以畢世憂勤忘其老至也雖然死而後已昔賢之訓敢不勉焉

義與利相須而並行舍義言利固不識義使舍利言義亦未必爲識義孟子百鎰不受十萬亦辭使但曰是無取乎利交者也又何以有不素餐之辨而謂却之不恭也哉蓋重道而好禮潔已而遠利亦各行其是而已

持己而見利思義則固無貪取之病待人而見利思義則亦無吝與之病邪正之關由於昏明昏明之介發於敬肆故君子敬以直內直也者無時無處而不主其敬也小有間斷卽入昏邪可不戒哉凡事固須熟思審處亦有稍瞻顧焉卽非者二者皆無失乎天理而已然天理見於審慎者易見於當幾者難而惟當幾之見最爲真切致曲致此達於所忍所爲達此能馴致其極則惟義所在矣從來父子兄弟之際類多不齊如堯舜爲父而有朱均舜禹爲子而生於瞽鯀以至周家父子亙古難邁孔子歎其

無憂然且文武周公爲父兄而有管蔡可見氣數雜揉必無全盛人事間錯必不能盡如人意此正孝子慈父恭弟友兄之所自出但當安於所遇盡其當爲以處之一有責望之心則不勝其乖迂而足爲人倫之變也已

見義不爲是爲無勇固聖人之明訓凡事須決於義理尤須審平時勢蓋時勢卽是義理苟與時勢抗衡卽是果敢而窒

世情恆喜人之順從吾言不知言惟相違而義理出余每常晤對見無一言之違也則尤恐恐然內自省察其口過非理之來雖旋卽豁然而當下不能無少拂意亦是見理不熟

一以貫之但驗之吾身百體而其理自見目能視也而心以爲當視則視耳能聽也而心以爲當聽則聽是心貫乎耳目也持者手而苟非心之欲持則不持行者足而非心之所欲行則不行是心貫乎手足也言之者口而不言者必其心以爲不可言爲之者身而不爲者必其心以爲不可爲是心貫乎身口也推是而天下之大萬事萬物之紛賾一而已矣故曰一以貫之

己之所不欲持不欲行亦人之所不欲持不欲行己以爲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爲人亦以爲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爲推己及人卽無不各得其分願故曰一貫之道忠恕而已矣

程子謂人須放著自己與天地間物作一例看此最妙語今人於衆人中作一秀才便沒安頓此秀才處進而中舉人中進士益沒安頓此舉人進士處他如有了些少家私有了些少才學都沒安頓此才學家私所在所以動作語言威儀之際種種謬妄種種罪戾豈知天地人物無窮無盡吾亦無窮無盡中之一人一物造化合下有一安放自己處吾只還他安放便了管仲也只爲沒安放自己一箇上卿仲父故雖許大功業而聖門直以爲不足道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吾以爲此亦舊器之無用而在所更張者耳不然器亦安可棄舊也器不求舊未必非人不求舊之漸漢宣立后所以托意於故劍歟

昔賢謂立誠自不妄語始蓋無是念無是事而有是言固爲妄其不當言不必言而言亦何莫非妄誠能一切謹密則此心之無虛假間斷可知故曰立誠天下事何者而非自取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吾更由乎誰慎之哉

厭事最爲害事至而不能辭便是吾分內事才生厭心便慮之不周慮人不周猶或有周之者而吾之過已難辭慮已不周則轉以致害聖人毋意厭事詎非私意

女子小人之不孫由平時不能自守之嚴啟之猝欲禁於臨時愈禁則愈不孫

敬以持己便是致中工夫恕以及物便是致和工夫故出

門如賓使民如祭便有天地位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有萬物育的意思或曰敬恕是兩項致中致和由未發而已發是一項曰無忠做恕不出非主敬卽行恕不來則又何兩項之有也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況狐貉敝緼貧則敝緼富則狐貉敝緼非損狐貉非加此正事物當然之理故由也不恥可進於道

昔薛包於其弟子求分財產奴婢則引老者田廬則取荒頓者器物則取朽敗者甚矣包之友讓也而吾謂何獨友讓爲然凡人生之奉其身者得有奴婢便足何妨老穉得有田廬便足何妨荒頓得有器物便足何妨朽敗如此則

吾之安身處己亦儘受人皆以有餘爲福吾獨以不足爲福人之所讓讓於人吾之所讓讓於天固不因人讓而有益然而人之此心當不悖於天心云  
纔不自攝心此心便無所不至小人所爲之無不至亦只由此心放而不收故曰人心惟危

仁之中已兼讓意而大學言仁必復言讓者讓尤人情所難耳故孔子特稱泰伯以風世

昔有後輩問前輩曰聖人如何可學曰輕財便是聖人旨哉言也極其量雖堯舜讓天下只是輕財余見今之好利者不勝其繫戀繫戀常出於意外則凶害亦常出於意外然卒莫之覺悟不知均受心性於天何以若是其溺而不

返也

恩怨須明同一明也而重在恩不可忘取子必謹同曰謹也而重在取不容苟

有事勿正卽是先難後獲而忘與助皆正所必至之病棄其效遲則忘貪其效速則助獲字中該此二病故不可不後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是聖學反是卽佛學或曰有事未嘗不同余曰途路之差正在有事聖賢之有事集義也然氏之有事守寂也守寂則但知有心之虛而不知有性之實集義則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動而達其應萬事之用故曰差正在有事

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卽是敬以直內動而達其應萬物之周卽是義以方外

卽心卽性是生初事是聖人事自夫不能保其生初而不得爲聖人則性已離其心安得不分而性又如何可離其心安得不合合則復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復性也天地之心卽心卽性也

後儒主靜主敬之學總不外慎獨二字故知聖人之言無所不盡

中正仁義本極靜所以靜中卽具有中正仁義若無中正仁義之靜便落空寂便體非體而用非用  
有中正仁義與無中正仁義之靜如何分曰窮理則有不

窮理則無故格物致知爲聖門爲大學入門第一工夫而聖學舍此亦更無第二法門

格致知止以後之靜是理靜未能格致未能知止而言靜是氣靜理靜故能慮而應萬事若持氣靜以泛應其不爲意見之私者鮮矣

古今之天下非有異也古今之人亦非有異也後人動謂古人之事非今人所能爲古人之道非今世所可行轉相師效日以淪下不知古人只爲此事行此道而成古之天下今苟爲之苟行之則雖唐虞三代未嘗不可在今日也先儒謂纔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便是自暴棄今只一自暴棄而遂舉斯世而沉淪之哀哉要其事無窮其病則一



只是嗜利古之人不好名不好利其後好利而猶或顧名  
至今日而併不復名之顧已哀哉

母欺錄終

跋

人生天地間有固有之秉彝當盡之職分不可違之責備  
自有知以至一息尚存行之而不盡履之而愈難其倫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事官守士坊耕田鑿井飲食起  
居其德忠孝節義廉仁慈讓其垂教者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氏其書易書詩禮春秋初何嘗有元空微妙超  
越常見之說也然而淺之則夫婦與知深之則聖賢莫究  
至簡至易之中元妙卽寓焉蓋聖賢立教誠以爲體忠恕  
以爲用而性與天道卽流行乎其間爲生之順卽爲沒之  
甯鬼神禍福胥不越此天人無二致也根自四十以後獲  
聞孝定先生之教是錄嘗手自謄寫詒諸同學自惟固陋

潘澗筆記

過誤叢積每一披覽泚然汗顏今太倉季君菘耘將屬其  
門人顧君湘校刊行世根幸百年湮晦之書一旦流播人  
間有裨於世道非淺特書服膺之素以識嚮往云道光壬  
寅九月邑後學潘道根識

潘瀾筆記卷上

鎮洋 彭兆蓀 湘涵

唐宋以來說部諸書雜考之屬爲例不一要皆班志所謂出於議官者也小時讀書偶有聞見亦復札記當時自謂剏獲三十年來汎覽羣籍多前人所已言蓋著書之難如此芟蕪殆盡存此區區尙未審果爲我有否卽有之亦前人之潘瀾斲餘耳不足言不足言甘亭居士識於小謨觴館

周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李氏鼎祚集解無兩乎字陸氏德明經典釋文但於不成名下云一本作不成乎名而無不易世句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集解作可與言幾也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集解能俾而按能而古通雷雨之動滿盈集  
解盈作形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形而生也尚德載  
集解德作得虞翻曰坎為車積載在坎上故得積載按德得古  
通履虎尾不咥人亨下集解有利貞二字眇能視跛能履  
兩能字集解皆作而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集解  
榮作營虞翻曰營或作榮儉或作險能止健大正也集解  
作能健止虞翻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  
能止健誤也與說輶集解作腹虞翻曰腹或為輶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集解國作邦釋文但於蹇卦正邦下云荀陸本作正國為漢朝諱中  
未大也集解作中未光大也突如其來如集解突作忒明  
夷夷于左股集解不重夷字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集

解無井字羸其瓶是以凶也集解作井羸其瓶其形渥集  
解形作刑未退聽也集解作未違聽也虞翻曰坎為耳故  
未違聽也列其夤厲薰心集解作裂其夤厲闡心虞翻曰  
艮為闡闡守門人艮其輔言有序集解序作孚歸妹跛能  
履眇能視集解能皆作而三年有賞於大國集解國作邦  
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集解小皆作少唐石經於力少天  
地細縕集解作壹靈履者禮也集解為正文今正義本四  
字屬韓康伯注履而泰然後安集解無而泰二字有大者  
不可以盈集解作有大不可以盈有无妄然後可畜集  
解作有无妄物然後可畜物不可久居其所集解作物不  
可以終久于其所小人道憂也集解憂作消以上各條異

字異讀李氏皆據荀虞舊本而陸氏釋文皆在所遺攷釋  
文於諸家作音固有去取至於異本則皆備列其條例云  
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  
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又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  
而又存之者示博聞耳夫詞反義乖尚存以示博而於荀  
虞之顯然歧別者乃或采或遺殊不可解不特禮內則注  
詩韓奕疏中所遺漏鄭注如宋王伯厚所云及 國朝惠  
定宇所補也是蓋陸氏所見本必有與今正義本不盡同  
者而釋文於周顯德宋開寶間屢經田敏尹拙聶崇義崔  
頌陳鶚姜融周維簡諸人刊改校定其間譌脫尤所不免  
惜乎不可攷矣

毛氏奇齡易小帖引漢書谷永傳在中飽  
說文覆公鬻謂皆釋文脫誤其實此類尚

多茲不  
具列

易於秦火後獨完其間字句歧互見於釋文集解史徵口

訣義郭京舉正

此贗書

開成石經漢魏以來諸儒傳易之本

異同略備其餘正文則皆經師授受相承類若畫一者也

自王昭素范諤昌及程朱諸儒出而後有脫文衍字之說

凡諸經文類可蔽以己意矣然如初六履霜魏志本非確

據

仲氏易引後漢魯恭  
傳仍作履霜堅冰

後得主而有常余氏芑舒謂不當

加利字各條惠氏本義辯證中具列之意亦不以程朱爲

允而紹興中沈氏作喆著寓簡一書所疑譌脫殆有甚焉

其云習坎上脫一次字坎習坎猶曰井改邑不改井雖屬

臆測說猶可通

郭京易舉正中已有此說洪邁  
容齋隨筆所引諸條中亦著此

至謂艮爲

指當作止以音同誤此說大非說卦取象為指即上文艮為手之義而艮止也與乾健坤順諸句另為一章健順諸文不列於為天為地諸象中何獨於艮而攙入一止字不倫甚矣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公用下當有弓矢二字不然何緣傳有弓矢者器語夫繫傳之文類即爻辭而長言永歎之非句櫛字比如後人詁經之體弓矢者器自為射字引申其義若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詎可云爻辭有功字也況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正與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一例加弓矢字則全書無此句法以不狂為狂是亦不可以已乎

夕惕若下惠氏棟據說文謂當有夤字近高郵王庶子引

之經義述聞立五證以闡之以為兩漢相傳之本皆無夤字且云即使說文引經果有夤字而諸家皆無且難以一廢百況傳寫之誤豈可據以補經其言切中惠氏之失嘗論惠氏覃研古義斷非宋以後儒者空談說經所能幾及而矯枉過直穿鑿附會亦多有之其據漢碑孤文展轉通借以證經義尤所未安不悉出也

觀象風行地上說文目部相字下引易云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漢書五行志亦云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按此即顏師古所謂易家之別說也又說文井部荆字下引易曰井法也蓋亦易家別說

禮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以千里易小帖亦以為說易家文子按此說已見大戴禮保傳篇虛辯注又漢書司明長馬遷東方朔傳引微異師古注謂易緯乾鑿度之言

洲張獻翼幼于傷佚恣誕卒以惡終而其說易乃篤實明  
確深有合於聖人省身寡過之義所著讀易紀聞約說雜  
說臆說四種朱氏彝尊作經義考均稱未見予舊藏其臆  
說一種卷首有荅問摹倣解嘲賓戲參以齊梁體格而敷  
華摛藻一以易語貫穿可稱辭巧中分三卷其說易於漢  
學宋學兩無偏主惟以人事推求此書行世尤稀其精當  
者未可以人廢茲為采掇數條需終吉者出自穴也一出  
一入皆以敬慎而不敗也致之則為寇敬之則為客訟三  
百戶渝卽命則人莫與爭利從事无成則人莫與爭功食  
舊德則人莫與爭能何訟之有按從事无成四語見元齊  
氏履謙周易本說張氏蓋  
襲用之泰之時君子當羣起而赴大行之會否之初君子當

毅然起而拯援之故否泰初爻與象無異辭焉比五剛君  
故諸爻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諸爻宗者吝而介  
者吉噬嗑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若云古  
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  
成周之世哉按淮南子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  
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  
金為刃遂霸天下按此見淮南汜論訓贖以金刀刀應作  
分高誘注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  
兩劉歆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  
桓今觀管仲內政不為此也按管子小匡籍有重罪入  
兵甲輕罪入蘭盾之文復  
剛長而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而以月云者幸其  
消之遲按此四語見王伯厚  
紀聞引李子思說坤四之无咎无譽主无咎之

義爲多以時世言也故象重无咎大過五之无咎无譽主  
无譽之義爲多以才力言也故象重无譽臨陽浸而長遯  
陰浸而長故二之咸臨无不利利在天下遯之肥遯无不  
利利在一身需上六以陰居上當位也象曰不當位以需  
之極不利於剛健以出險大壯六五以柔居中當位也象曰  
位不當以壯之時失其壯則不能進皆以時言之耳晉二  
無康侯之功而曰受介福者康侯美其成六二褒其始也  
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六二愁如豈君子之心哉二雖中  
正陰柔也若乾之九二則遯世无悶矣渙初六之用拯馬  
壯將濟之時出而有爲也明夷六二之用拯馬壯見傷之  
後入而避難也睽者乖異不合之名然六爻初自復二遇

主三有終四交孚五噬膚上遇雨無一爻睽者以諸爻能  
去其乖異以致同交孚猶噬膚志行卽有慶宗子家相同  
於求賢以濟睽也狐羣小之象隼驚害之禽曰獲之解之  
易也射隼高墉解之難也君子小人相爲去留李絳入而  
承璀出矣拇狐甘媚趨附韓嫣之類隼則莽操之兇也夫  
孚號惕號君子朋至而決小人之時一小人在上何號呼  
之有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有剛中  
之德而取象之不善者未有如井九二者也吾故曰深惻  
其无時无剛中之德而深與其象占未有如井上六者也  
吾故曰深與其及物小過飛鳥遺之音上而能下者也矯  
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陰過之世小官下邑无權



可爭陳寔是矣埋光鱗采无名可忌申屠蟠是矣

王伯厚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甘露三年匈奴來朝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武德丙戌卽位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旤作於女真顧寧人曰孔子之門四科十哲刪定贊修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臨白虎經術大明而佛道之教卽興於其世閻氏若據謂王氏此論從劉元城來予謂顧氏此論亦卽從深寧叟來推而言之斯干考室之祥已伏黍離之閔崧高生申之頌卽基揚水之嗟三家分晉無衣實啓其端寺人亡秦車麟蚤胚其兆東京宦

豎之權始於孝和之誅竇憲西晉劉石之難萌於桓帝之徙匈奴元嘉方立而子劭生普通粗安而朱异用倚伏之機千古一轍盈虛消息聖人之憂患深矣

古經典字多通借而今易爲王弼傳費直本多竄易古文故多俗字除漢以來古義已見釋文諸書外後之說此經者獨未可以古今通用字破其正文如慎順古通而坤卦蓋言順也卽馴致其道義不當作慎此辯證中已言之至升卦占君子以順德本義云王肅本作慎予謂此亦宜作順字無疑也毛詩下武應侯順德鄭箋引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云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

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  
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以上孔疏灼然可證如此荀按  
子仲尼篇引詩亦作順而淮南子繆稱訓引  
此詩作應侯慎德此或是三家本不與毛同況經中如慎  
不害也敬慎不敗也慎所之也君子以明慎用刑君子以  
慎辨物居方可不慎乎慎斯術也以往是以君子慎密而  
不出也慎字凡九見顯然作謹慎義者皆用本字何獨於  
此二卦而有通借乎是不然矣蒙六三象行不順也亦當  
如虞仲翔說讀如字為是  
康侯用錫馬蕃庶釋文本音煩多也庶如字衆也下引鄭  
氏云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則蕃音發袁反庶音  
止奢反惠氏九經古義引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

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予謂此惠氏誤解鄭意也鄭此蕃字  
當讀如周官大司徒蕃樂之蕃鄭引杜子春讀為藩取藩  
蔽意與師氏鄭注蕃營之蕃一例非阜蕃之蕃遮氏當如  
墓大夫鄭注塋限遮列處之遮稍人鄭注苑圍藩羅之材  
賈疏古者田獵皆在圍其苑圍蕃羅以遮禽獸此其明證  
蕃遮禽鄭意蓋指田獵言之謂尊廣侯以錫馬而田獵猶  
詩車攻吉日之義也鄭氏箋詩為豆孔庶句訓庶為膠則  
於蕃育義為近而其訓他經必不盡同毛詩三禮疏至管  
子兩遮字尹知章注遮兼也此訓於古無徵難據為說  
益長裕而不設考工記桃氏疏引鄭注設大也經典設字  
訓大祇此一見且取理太迴韓注虛設亦未是按此蒙上

節裕德言長裕卽彖辭之日進无疆不設卽孟子之勿忘勿助本義所釋當矣

史繩祖學齋估畢以卦氣起中孚爲非蓋由楊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卦氣起中孚耳予按史說非也卦氣起中孚乃易緯稽覽圖文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漢孟喜京房諸儒之學皆由此出不始楊雄學齋謂中孚復起甲子以乾至節爲三百六十六爻當一日一年之卦也自中孚至未濟二十四爻爲二十四氣此自史氏一家之學耳

京氏易乾傳曰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曰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不復本位爲游魂例八卦張行

成曰乾之世爻上九不變九返於四而成離則明出地上陽道復行故游魂爲晉歸魂於大有則乾體復於下矣予按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云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此卽繫辭精氣爲物之物游魂歸魂則雖變而不離其本也後漢書趙咨傳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明邵氏寶簡端錄云惟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惟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然則變而散者常也變而不離其本者亦常也故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世說文學門劉孝標注引易乾鑿度文天地不變不能成朝按此有脫誤當作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成朝此孝標節引易緯文又下引鄭氏序易動靜有爲剛

柔斷矣今刻鄭氏易贊仍作有常疑康成本作為常字後人改之

乾鑿度管三成德為道苞籥鄭注管統也德者得也道者理也籥者要也言易道統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苞道之要籥按初學記引此注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之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為籥全與今所傳本異

予於宋儒最不信錯簡之說少時所輯經歧臆案中曾詳辯之後讀錢氏時融堂書解固已先我而言此亦宋儒中之篤信好古不隨俗尚者也按蔡氏沈尚書集傳於武成別敘考定一篇於後亭林顧氏稱其得體至於徑改經文

別為一書實自程朱之於大學孝經始此真直齋陳氏所謂後學不敢做倣者也而俞氏廷椿王氏柏元熊氏朋來吳氏澂乃加甚焉說者謂康成解經輒多破字後儒臆改經文實於此肇端攷康成改字皆有所本此說見臧氏琳經義雜記若錯簡則尤未輕言惟禮記玉藻而素帶終辟以下喪服小記降而在總小功者一句之屬蓋以斷爛而刊定之仍未移易經文於易雜卦傳大過顛也下曰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也於書序成王政下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簡於此未聞其矜慎如此豈宋以後諸儒所得而藉口哉樂記寬而靜節鄭注顧氏日知錄中已引茲不復出尚書馬鄭王三家真古文今僅見於釋文及孔疏

所引其中互異固已多矣王充在東漢古學方盛時其持論頗兼參古文今文家之說如論衡感類篇金滕雷雨一為周公葬疑一為信讒其所見經師異本亦必有出於三家所見外者故於論衡本性篇引微子我舊云孩子效力篇引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即孔穎達諸經疏中所謂師讀有異或所據本異也惠氏斷以為今文其說亦是按雷虛篇引尚書子惟率夷憐爾今多士篇夷作肆憐作矜其他所引尚書小異殆亦皆伏生今文如桓寬鹽鐵論本議篇盤庚萃居詔聖篇甫刑制獄之類光和石經中當有之而今無攷近王西泚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以疆人十字即王啓監厥亂為民之論并上孩子句概斥王充為妄竊恐未然充於永

元中病卒尚在馬鄭之前其說豈反不足信與王楸野客漢人引經異字皆不復出盤庚心腹腎腸鄭本作憂腎陽文選魏都賦張孟陽注引作優賢揚歷鄭憂腎陽即優賢揚以形似而誤三國志管宣傳裴松之注可證近人已言之此卻非所見本異何氏焯校文選此注於盤庚下添一注字大非後索引作劉淵林注亦非公孫氏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向來聚訟記嘉慶丙寅歲客兩淮權署曾運使取此為經解題以試安定梅花兩書院生徒屬為校閱予於北江專主漢鄭氏宋蘇氏之說凡引漢志水經及朱蔡諸說皆所駁正蓋本國朝胡氏渭禹貢雖指而又叅以宋儒易氏被曾氏旼程氏大昌諸

家與近儒齊氏召南李氏光地諸書之說皆符

蔡傳於太甲篇中辯改正朔不改月數於泰誓引歐陽氏辯文王不改元及康誥必以爲武王時書之類說均未是予有辯論詳經歧臆案中然其於馬鄭王及僞孔諸說決擇從違若納于大麓禋于六宗彰厥有常其在祖甲各條精審之處亦復不少其於君奭力辯書序召公不悅句漢唐舊說之非尤爲特識按蘇氏軾曰召公不悅蓋以滿溢爲憂此說爲勝惟不當以書序爲僞耳予於蔡傳悉以平心讀之不爲元人陳櫟朱祖義之墨守亦不爲明人袁仁陳泰交之操矛嘗論閻氏尙書古文疏證固不刊寶書而其中於禹貢蔡傳所引漢書地理志除駁正外復得三十一條今細按之間不免

毛舉細故有意吹求似亦在所可已也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僞孔傳以華蟲爲雉與周官鄭注同以華蟲爲一物孔疏引顧氏說華取文章雉取耿介謂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按隋書禮儀志引梁天監七年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詳此則亦以華蟲爲二物意當時諸儒於九章十二章必有異說不止一顧彪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亦以華蟲爲二物今不可攷又武帝引孔安國曰華者花也今孔傳作華象草華無此語而花乃俗字斷非西漢人所宜有則是梁時所見僞孔傳又有別本豈如僞古文泰誓僞古文武成之皆有二本耶

康誥無我殄享句酒誥矧惟若疇以下四句梓材越厥疆  
 土於先王句召誥用顧畏于民岩句亦敢殄戮用乂以下  
 三句洛誥厥攸灼句王賓殺禋咸格句蔡傳與孔傳句讀  
 互異處皆以蔡說為優厥攸灼蔡從馬讀若疇四句蔡從王安石讀  
 蔡氏不信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之說故多士多方訓  
 釋都異孔傳然於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句孔謂五年無  
 過則還本土克閱於乃邑謀介句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  
 亦不得反也紬繹正文終是曲說愚嘗論書序不容誤而  
 偽孔王肅之說實非屢求其說而不得姑識之以俟考  
 無逸惠鮮鰥寡孔傳云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字與鰥  
 寡一例釋文息淺反爾雅鮮訓善又訓罕訓寡皆古訓此

鮮字蓋同詩之鮮民詳鄭箋上下文義亦訓貧寡又詩小  
 雅鴻雁篇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  
 謂貧窮者欲令賜餼之鰥寡則哀之顏師古匡繆正俗云  
 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  
 正與此鮮乏鰥寡義同蔡傳解為生意則惠鮮與上懷保  
 一例此真古文必不如偽古文之動多對偶偽傳雖不足  
 據而此卻是古訓宗鄭學者亦斷以為非未免失攷且詩  
 箋固鄭說也梓材敬寡屬婦亦當從孔傳不得作對文漢  
經作惠於矜寡此是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不與安國古文同  
 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鄭注王伯厚云他無  
 所考閻百詩引禮記疏康成詩譜云云子按此見檀弓太

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疏云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此闕說所本然今魯頌鄭譜無此語周南召南鄭譜止言次子亦世守采地無君陳名正義曰且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雖毛詩禮記疏非盡出穎達一人之手故不同如此然亦見唐代經師不皆以君陳爲周公之子穎達疏中所引鄭譜或亦是據坊記鄭注以意加君陳字耳宋林之奇引蘇氏及陳少南之說斷鄭說爲非不爲無見若汲郡古文沈約注以周平公卽君陳此出於後人僞託尤不足據依

河圖洛書作黑白圈唐以前所無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河圖卽八卦劉向父子班固竝稱洛書有文穎達正義并詳其字數至於馬毛之旋龜文之圻則宋以前諸儒所說皆同惟宋末吳人俞氏玉吾著周易集說以尙書顧命文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與河圖竝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解殊舛少時在都門及見河閒紀大宗伯聞其緒論斷以石文成字爲洛書深駁盧辯明堂九室法龜文之說不知俞氏固已先言之

君牙紀於太常正義引周禮司勳司常皆作太常而各本



周禮皆作大釋文無音按爾雅釋天郭璞注釋文大社音  
泰下大常同蓋指郭注引節服氏六人惟王之大常句而  
釋文於當句下亦無音

岳氏刊正經傳沿革  
例所言皆不復出

賓于四門鄭讀賓爲儼謂舜爲上儼以迎諸侯僞孔傳以  
爲賓迎讀爲賓客之賓左文十八年傳賓于四門杜注作  
賓禮予按此賓字似宜讀若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之  
賓徐邈云賓音殯馬云卻也詳卻氏有擯卻義古賓字與  
擯通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賓于四方流四凶族又曰虞  
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史記五帝  
本紀敘四凶後卽接以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疑此賓  
字與楚世家賓之南海義同卽擯卻凶人於四方之意不

必與上下文兩納字一例孔疏云四罪者徵用之初卽流  
之是也鄭注謂流四凶族在治水功成後王肅難之按左  
傳明以流四凶族屬舜臣堯時是當在居攝之前又疏引  
僖三十三年襄二十一年傳亦是確證王氏後案主於發  
明鄭學故於王肅難鄭不得不爲之申駁遂舉孔疏所引  
傳文亦以爲不必泥顓家之說例固應爾揆之情事則有  
未允

釋文於舜典下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  
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  
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云云而穎達正義依劉炫本  
乃用姚方興所造多二十八字之僞孔傳其違異如此盧

抱經學士文弔以爲陸氏所見與賈孔諸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本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斯言良是此其兩傷之大者獨怪陸氏旣用王肅本經文其於姚方輿所增十二字則載而辯之至阮孝緒七略所有十六字則於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而慎徽五典以下乃仍用方輿之僞孔傳是陸氏一人之書又復兩傷進退無據難以理求此必後人所改非元朗之舊而近時考據家或深詆元朗爲無識或又以爲一隙之明寃矣

禹貢九州下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又按劉熙釋名州注也是州字本合有專於切一音焦氏易林謙

之革西至平州與關我葦廬思吾故初爲韻此其證顧氏唐韻正於十八九州字下但著其與蕭宵肴豪同用者他不備引於十虞桴字下引魏稽康太師箴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桴從古音方牙反竊謂此桴字或可如字讀魏晉人讀浮亦有作孚音者見陸機贈顧彥先詩浮與岫爲韻周官禘牲禘馬杜子春曰禘禱也後鄭讀爲誅是禱亦可作誅音易晉晝也明夷誅也是晝亦可作注音

無逸篇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疏引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釋文於左氏傳皆無音於穀梁觀魚則曰如字蓋皆作平聲按

史記高祖本紀縱觀觀秦皇帝集解索隱亦皆無音而漢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觀工喚切則是游觀之觀亦讀去聲意徐仙民李軌諸人或有音而陸氏削之費誓臣妾逋逃偽孔傳男曰臣女曰妾穎達疏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曰臣妾此說非也按史記魯世家裴駰集解引鄭注曰臣妾厮役之屬本不言婦女且詳書意當指費地居民之臣妾言此逋逃者軍士毋得越逐而人得者又當敬還其主下則言非逋逃而誘之者則有常刑篇首人無譁聽命鄭注本兼軍之士眾及費地之居民言故知此臣妾非軍之臣妾也後按以主薪汲者即臣妾引公羊何休注云云亦未是觀後漢書馮緄傳張敞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請下吏案理

又南史徐君舊傳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便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此雖一時俊辯亦見婦人在軍後世亦以為罕事孔疏附會之說蓋不足憑

定公元年傳命以伯禽劉炫以為伯禽亦是書名與康誥唐誥為類然洵如劉說則夫子刪書獨不錄宗國開基之命何耶按尚書百篇之外若史記殷本紀所引有大戊伏生尚書大傳所引有拚告漢書律歷志所引有月采豐刑墨子非樂篇所引有武觀非命篇所引有總德之屬其名皆不在百篇之數意秦火後亡之故司馬遷諸人僅傳有

百篇之日矣 國初孫寶侗遽以左傳此經致疑書序爲  
僞蓋未深考秀水朱氏經義考見及之而語焉不詳茲申  
其說

毛詩序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顏師古匡繆  
正俗云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  
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今人讀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  
考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  
曰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予按顏所說所以風天下當  
讀如字與釋文同其云今人讀風爲諷者乃徐邈音陸氏  
所云今不用者也風風也釋文竝如字徐下音福鳳反崔

靈恩集注本下卽作諷字沈云上風是國風卽詩之六義  
也下風卽是風伯鼓動之風今從沈說是陸氏讀二字皆  
平聲至風以動之句則云如字又引沈福鳳反云今不用  
是陸氏亦讀作平聲卽顏所云今人不作諷音者也顏於  
風天下句讀同德明於風以動之句讀從沈重知小顏與  
孔冲遠同定正義而其學本別有師承不出於陸其注漢  
書博采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諸家故於音義亦往往與陸  
氏有殊

詩序后妃之德也下本無鄭箋今汲古閣所刊毛詩正義  
於句下有闕睢舊解至無所疑亂故也一段竝作大字而  
冠以箋字乃皆是陸氏釋文誤似爲箋南北監本毛詩亦

多以釋文混入注中

父母孔邇竊以後漢書周磐傳所歎爲確詰與韓詩外傳義同西河毛詩寫官記解邇字凡三義說雖曲而感人乃深

陸奎勳陸堂詩學王風辯力駁范甯序穀梁列黍離於國風以爲誣聖謂詩乃國史繫之不始孔子詩所由繫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其言是也然考鄭氏詩譜序孔疏云笙詩六篇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而范甯序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不得退之於風詩則是夫子不刪詩繫詩本國史及體裁音節之

說唐人固已言之士勛於范甯序疏又言仲尼刊正還同國風此正與朱子孔子不刪詩只是刊定之說符合降王進魯自是服鄭言之而疏家固不苟同陸堂蓋陰主其義而沒其所本耳

蜉蝣掘閱傳箋義疑皆未安廣川詩故云閱通穴引管子掘閱得玉爲證予按說文掘字下云突也引詩蜉蝣掘閱又掘字下云兔窟也徐鍇繫傳引文子云兔走歸掘閱掘蓋卽掘字之省意詩故說爲是

匪風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諫昌邑王疏引此詩云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按儒林傳吉詩學受於韓嬰

此乃韓詩之說亦與毛同真漢人相傳古訓近王庶子經義述聞據左傳杜注及廣雅訓匪爲彼遽以毛傳吉說爲均失之近於有心立異又小雅苑柳無自暱焉據廣雅暱病也謂當本於三家按此無明證以毛訓近爲非考爾雅釋言屢暱亟也郭注親暱者亦數亟猶數也說文日部暱日近也春秋傳曰私降暱燕又黍部黏也春秋傳曰不義不翻今本作暱黏亦是近著之義又考工記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織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昵卽暱字皆不訓病今僅執單詞孤證以破經師舊詁亦恐未然

雄雉自貽伊阻靜女貽我彤管釋文本亦作詒而於旣詒

我肄自詒伊戚詒厥孫謀君子有穀詒孫子皆作詒案說文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從言台聲說文繫傳臣錯曰一曰遺乃與貽同音無貽字鉉本貽字在新附知詩中貽字均應作詒不當別出俗貽字

東山制彼裳衣鄭箋云女製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何義門讀書記云制彼裳衣者軍容不入國故歸者別製裳衣亦得爲一義予按左哀公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注製雨衣也恐此制彼裳衣裳上零雨來或同此製字然無他證未知誰得惜矣  
株林乘我乘駒駒應作驕錢竹汀詹事大昕養新錄中引說文鄭箋及皇皇者華正義以證陸氏音義之爲後人互

易此說已見臧氏經義雜記而於毛傳大夫乘駒鄭箋馬六尺以下曰駒未爲申晰雖毛詩本古文多假借字詁訓傳往往以正字解經而此非其例蓋後人不知驕字古音之同駒既改正文遂舉毛傳鄭箋而并易之公羊傳何休注卿大夫士曰駒竝同此例  
漢諸葛公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魏高柔至抱文書而臥晉陶侃惜分陰梁徐勉還家犬吠元魏韓麒麟置律坐旁唐岑文本理糧漕籌不去手皆所謂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者嘗見高言清靜坐嘯自安畫諾則聽之賓僚決事則委之屬吏虛名徒擁百弊叢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吾願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也

霍光之於上官父子梁冀之於孫氏諸黨竇憲之於鄧疊郭璋楊駿之於段廣張邵皆以葭莩密戚援引同升干預政權卒歸兩敗南山篇云瑣瑣姻亞則無膺仕正月篇云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秉國政者可弗鑒諸

雨無正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惠氏古義引後漢書注韓詩淪胥作薰胥鋪作痛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使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據此則字雖與毛異而於毛傳所云使無罪者牽率相引而徧得罪其義則同淪胥不過訓相率耳按惠引後漢書是蔡邕傳釋論文章懷注引韓詩作勳胥勳帥也不作薰惠亦小誤注又引前書云史遷薰胥以刑乃作乃惠薰又引音義云謂相薰蒸得罪也則亦同相率義氏又據易虞仲翔本以薰通闇兼引漢書注應劭晉灼諸

說及呂氏春秋高誘注以淪胥為胥靡之刑遽斷毛公為  
誤此穿鑿之失也無論漢書諸注本有差爽未可盡憑顏

古敘例云服應高誘注呂氏春秋雖稱依先師舊訓而牴

牾在所不免如怡歷之機誤引不得據東漢人無證孤文

附會通借以輕議毛公并違韓說按今漢書楚元王傳應

此或是齊魯二家之即如古義所云則小旻詩云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敗抑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作何解

亦將以為熏胥之刑乎此通彼絀其慎甚矣

十月詩以下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毛以為幽王鄭以為

厲王謂毛公作詁訓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按此似後人

移置經文之所始然攷詩譜序疏引鄭荅張逸云詩本無

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則毛公時本無一定篇次或

就所傳而列之非意為顛倒且疏引孫毓評中明云毛公

大儒明於訓詁篇意誠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

則仍非後儒所得藉口已

劉向列女傳以以畜寡人為衛夫人定姜之詩鄭注坊記

時未見毛傳亦以為定姜釋文云此是魯詩王伯厚詩考

後序云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

詩也因是以推魯季敬姜條引詩曰君子有穀詒厥孫子

此亦必是魯詩多一厥字而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子詒

于孫子皆是妄加也其說恐非

闕宮三壽作朋鄭箋三卿也王伯厚引晉姜鼎銘曰保其



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蓋古語恐非三卿子按漢書禮樂志注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李善注毛詩云三壽作朋蓋漢魏以來相傳有此訓而鄭說獨異伯厚偶未檢及近有謂鄭三卿卽指三老子謂鄭於禮記文王世子注旣以三老五更爲各一人則無緣以此三卿爲三老矣

殷武稼穡匪解箋疏以諸侯朝覲我殷王不責其罪過惟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據此蓋可見臣工詩新畬來牟之爲諸侯助祭而歸戒勅之詞所

謂周因於殷禮也不得如朱子戒農官之說

毛詩漢時未立學官

按前書儒林傳贊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似平帝

時曾暫立學官後仍廢

漢儒說詩皆本魯齊韓三家其異字異義之

見於諸經注疏釋文史漢注漢石經殘碑說文而外其分見於著述者則若桓寬鹽鐵論劉向列女傳說苑新序班固白虎通義王符潛夫論應劭風俗通義蔡中郎集蔡邕琴操及文選注唐宋類書所引其爲王伯厚詩攷所未收者固已不少而於一家之學亦各有師承不皆符合許君說文自敘言其偶詩毛氏而所引與毛異者甚多且有同偶一經而文異者此蓋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之故卽大毛公親受業於荀卿而荀子正名臣道諸篇所引六條

皆殊毛義足知師徒授受亦有分歧非全墨守此說已見錢可廬徵  
君大昭詩古訓自敘中予按陸氏釋文自舉業家守一先  
條例云子思讀詩師資已別此其證也生之言見先儒古訓異於功令所頒者輒驚若河漢不知  
朱子作詩集傳其闕意眇指博采韓詩序儀禮國語戰國  
策楚辭匡衡劉向諸說詩攷所謂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  
陋者釐然具在今人習讀而忘其說之所自殆非朱子意  
也學者罔羅遺佚以扶微學廣異聞不必如曲徇漢學者  
拘牽古義穿鑿附會亦烏可執一忘萬以貽笑通儒乎惟  
決擇之間要貴識力如明人郭子章輩誤信豐坊偽撰之  
魯詩世學以炫異售欺則有大不可者耳  
標梅迨其謂之毛傳於謂無訓鄭訓謂為勤不若朱傳但

相告語不待備禮為是朱原本毛義也戴岷隱以此為女  
父擇壻之詩則謂之者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此不待  
備禮毛鄭皆據禮之變言若常禮則必備禮儀禮昏禮納  
采賈疏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  
不言納女氏已許也納吉男家卜吉復恐女家翻悔故更  
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已成復恐女家不受  
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  
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曲禮女子許嫁纓鄭注有從人  
之端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為成人曾子問女未  
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  
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

也未成婦謂未成子婦非夫婦此廟見指舅姑已又取女  
沒者言詳見毛氏曾子問講錄及昏禮辨正  
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  
未定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由上諸說推之則納采問  
名納吉昏禮之未成者也至納幣請期而夫婦之義已定  
故笄以表其成人纓以明其有所繫屬由是而親迎而同  
牢而見舅姑事之常也其或不幸而壻死則有斬衰而弔  
之義禮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此斬雖弔服  
既葬而除然以壻齊衰對觀之則固以婦禮自處矣其既  
除之後從父母之命而改嫁禮之常也其有守從一之義  
終身不嫁且有適壻家而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者此可謂  
之過禮而不可謂之非禮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

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  
親迎比之於奔子謂此論過矣今所謂受聘卽古之納幣  
六禮至納幣已幾於成所少者請期親迎耳其許嫁乃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女子以身自許古有夫家禮不備而  
欲迎之女持義不行若召南申女者蓋自納采以至納徵  
之禮不備不聞於納幣之後而猶可謂之禮不備也善乎  
朱檢討之言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感男女異  
室火澤相睽自委禽納幣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  
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  
志乃所謂恆其德也近時江都汪明經中著述學二卷中  
有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以爲昏姻之禮成於

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且云女事夫猶臣事君若使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必爲狂易失心之人以比女子許字未嫁而殉身者予謂此論尤慎矣女子未嫁而殉夫此謂過禮之中又過禮焉則可而以爲狂易失心則大不可卽以君臣之義擬之女雖未嫁業經受幣此如列國之士或弓招幣聘已許策名卽此身尙未登朝而君臣之義固定乃於此將仕未仕之際不幸國君有故往而殉之則君子或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而已而謂之狂易失心安乎否乎又周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注謂生特非夫婦死旣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而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賈

疏不言殤聚者舉女殤男可知也詳此經嫁殤與遷葬不

過成人未成人之分皆指在生時本無昏姻之禮者言如

志鄧哀王冲傳爲媵甄氏亡女與合葬亦是死後方媵非生前許字者若女子受聘則以成

人之道待之不可爲殤亦不可謂之非禮相接朱檢討於許字之女許其趨喪而哭而於合葬則引嫁殤之禮以爲不可似亦未審竊以守志在母家者則猶純乎女之道其合葬不可也或出於過禮而爲之往哭且爲之事父母爲之立後則已純乎婦之道似不必泥未廟見歸葬之文竟援祔也合之之例是亦亡於禮者之禮所謂緣情制緣義起者願更諗於知禮之君子焉

潘瀾筆記卷上 終

各處更無... 潘瀾筆記卷上 終

潘瀾筆記卷下

鎮洋 彭兆蓀 湘涵

周官酒正鄭注如今鄮白矣釋文鄮白卽今之白醴酒也宜作醴作鄮假借也在何反賈疏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予按史記集解引孫檢云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鄮今皆作鄮所由亂也又按漢書高帝紀注臣瓚亦音南陽之鄮爲讚師古曰瓚說是也但鄮字別有鄮音是以沛之鄮縣史記漢書皆作鄮字明其音同也詳諸說是沛郡之鄮字本作鄮以鄮別有鄮音而又字形相近遂以代鄮致鄮鄮不分鄮君時二字相淆已

久遂復以鄮作醴玉篇於鄮字下云沛郡縣亦作鄮陸氏以為假借似小

誤許君說文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此鄮字是時俗通用未可云假借至賈疏云南陽地則本

班固泗水亭碑鄮與何同韻實與史漢注讀讚相違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賈疏樹渠者非直溝渠有

樹渠上亦有樹也詳此經自以城郭為一類溝池為一類

樹渠為一類溝即是渠不應別出渠字攷渠字在考工記

則訓車罔見車人渠三柯者三鄭注在國語則訓為楯見吳語文犀之渠句韋昭注

皆不指溝渠之渠而於此經樹渠亦不合惟墨子備城門

篇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

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淮南子汜論訓渠檐以守高誘

注云渠漸也高又注甲名引國語此不取此漸字疑即史記司馬相如

傳隕牆填漸之漸兵略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此渠同

塹之證又漢書鼂錯傳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注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注引墨子師古以蘇說為是

則墨子之渠荅又非此之渠荅要皆非水所居之渠因思

此經樹字乃是樹之林以為阻固而下渠字即淮南之渠

塹是坑塹之類與溝池有水者異若漢書之渠荅乃掘塹

而布鐵蒺藜耳經義述聞有此條以渠為籬落謂渠或作

據又作梠引廣雅椽也元注地與籬同釋名青徐謂籬曰梠為

證與鄙意異

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

其自反覆賈疏恐因虛承其罪十日不翻卽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按唐律又有主守導令囚翻異條後世所謂翻供本此又後漢書杜林傳增科禁奏臣愚曰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後世所謂翻案本此周官楊檠二字如職幣泉府職金則楊檠是以版書表物蓋牌子之屬如蜡氏司烜氏則楊檠是檠杙之屬榦同賤不過作表識解所謂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檠者正是以版木表識故字皆从木書是錄記非典籍之謂肆師職表蓋盛告潔鄭注謂徽識也賈疏六案之上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按此亦是楊檠之類但用旌用木小異向見王述庵司寇有五經楊檠一書藁本此蓋但見職金注文意取表識遠以名書而未詳究字義并亦忘其爲

非吉語

量人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鄭注書地謂方園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奏之遠近賈疏鄭以地中有平廣兼山川之等故云書地謂方園山川之廣狹也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道涂有支分及相臻湊遠近按晉書裴秀製禹貢地域圖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據鄭注之方園卽裴序之分率準望鄭注之山川廣狹卽裴序之高下方邪迂直鄭注之支湊遠近卽裴序之道里蓋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此如後世之輿地圖僅舉大槩鄭注如今司空

郡國輿地圖 量人所書則凡每國每方條分縷晰與圖相表裏其方圖山川廣狹必準虛空鳥道以定數所謂準望而高下方邪迂直尚有非圖所能全具者則別自詳書之此量人之書地所以與大司徒職方氏之圖相輔而行也唐杜氏通典元和郡縣志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皆於州郡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數至今沿之鄭所謂書涂支湊之遠近其制猶存而書地之法則晉裴氏之規制既無可徵後之志輿地者遂僅有分率道里而準望高下方邪迂直所以書與圖相輔之法皆不可見矣

唐會要諸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按此即同漢時之郡國輿地圖宋以後名閏年圖漢隸于司空唐隸於職方猶周之大司徒職方氏所掌而量人書地書涂之職則廢

梓人賈疏鄭駁五經異義曰觶字角旁支汝頰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觶旁著氏則與觶相涉學者多聞觶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觶耳按說文觶从角單聲又觶字云或从辰觶字云禮經觶據此觶字即鄭所云古書觶字即鄭所云今禮觶一从單一从辰皆以為聲即从氏亦是古音與民相近與从單从辰皆可通徐鉉本載孫愜唐韻作之義切則依汝穎師讀所作角旁支得聲古音必另有从單之切說文於禪禪痺彈諸字从單得聲者皆可證又說文觶小觶也从角旦聲唐韻徒旱切意觶音亦必近之今觶字玉篇僅有之豉一切廣韻僅有支義一切而从單从辰从氏得聲之音遂廢雖辰古音同祁與从



氏从支亦通而徐鉉云當从戰省乃得聲則與之義切爲古雙聲假借之音依說文例凡曰讀若者或取正音或取轉音如榘字从木爰聲讀若指搗之屬此是轉音而解字不言讀若則从單聲自有正音可知鼎臣謂从戰省乃得聲亦未是

小胥全爲肆肆古文作籀說文糸部虞曰籀類于上帝惠氏以爲易彖傳之彖卽此籀字从彖字省作彖彖部彖豕走也从彡从豕省通貫切非易傳之彖予按易繫辭彖者材也讀若肆乃與材協上文象也者像也下文文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正是確據又按說文彡讀若鬮彡从彡亦得有近居例切一音而許君旣未著从彡从豕得聲之說

後人但知通貫切一音然考彡部彖豕也从彡从豕讀若弛彖从彡从豕省戴侗六書故以爲彖彖本一字說文分爲二非則彖元有弛音類篇作賞氏切又考說文心部有恡字怨恨也从心彖聲讀若睽戶佳切臣鉉等云彖非聲未詳此正是大徐不知古音彖之从彡得聲與戶佳切古音自通也易正義引褚氏莊氏竝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此齊梁間師讀僅知有通貫切之故若彖字則與彖籀字自可通不必定以易傳之彖字爲非

樂師詔來瞽皋舞先鄭破瞽爲鼓破皋爲告又云字或爲瞽後鄭從之按說文本部皋引周禮曰詔來鼓皋舞鼓字同先鄭而皋不作告許君與先鄭所據皆古文周官而字

或作鼓或作皋則所見本又異他文放此  
夏官司燿與秋官司烜鄭注音義各別說文於燿字下引  
司燿而烜字爲燿之重文此非許君之誤按司烜鄭注讀  
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必許所見  
本不作烜與先鄭異義若司燿之燿故書燿爲燿杜子春  
云燿當爲燿書亦或爲燿許所見與杜所見故書異而與  
或本同  
若族氏先鄭讀若爲擿後鄭謂若古字从石折聲疏云先  
鄭意以爲杖擿破之故從擿後鄭意以石物等投擿爲義  
故不從先鄭按說文石部若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从  
石折聲周禮有若族氏詳字義是擿石物而墮之故从石

折聲說文手部擿投也唐韻直隻切蓋卽古擿字又摘从  
手啻聲一曰指近之也摘與擿字異此上摘山巖之摘亦  
應作擿先鄭讀若作擿不過未據若字形聲爲訓而義與  
後鄭用石物投擿意亦同賈疏斷以爲杖擿破之故後鄭  
不從未詳所謂西京賦又族之所攬擿族爲父取此殆同  
杖擿義然司農自訓族爲爵族之族猶言  
鳥巢不與  
張賦同也  
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作駝與先  
鄭讀龍義合侯用瓚伯  
用將注謂龍瓚將皆雜名釋文將如字按將無雜訓錢詹  
事潛研堂荅問據說文玉部瓚字下引作埒玉石半相埒  
也斷爲埒字其說是矣按此說已見  
惠氏禮記然說文土部埒本訓  
卑垣封人社墼鄭注墼謂壇及埒埒也卽此埒字不作等

埒義等埒之訓於史有之而經典未見疑此將字或是錡  
字按考工記此經注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  
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疏引盈不足術  
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按冶氏重三錡注引說  
文解字云錡錡也三錡爲一斤四兩疏謂許氏以此錡與  
尙書錡爲一錡錡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錡  
是錡之輕重久無明證鄙意以此經伯用將將或當作錡  
是以玉石輕重言之伯子男三玉二石當時必有銖兩輕  
重之制而今不可考此與賈疏七兩六兩之義大略相近  
似較等埒之義爲安或許君所見則作埒耳然錡論輕重  
與用龍用瓚之例又違亦未敢決姑備一義要之將字則

必係傳寫之誤

曲禮毋不敬句釋文母字與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  
朱點母字以作母音非也按此卽俗所謂圈聲之說唐以  
前人則用點謂之點發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  
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  
平聲每從寅起守節唐初人德明又較前蓋自四聲別而  
點發之例興點發興而古音之通廢齊梁以來論音論義  
愈推愈密而俗音俗字亦由此滋繁  
檀弓大功廢業鄭無注按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  
也以上文侍坐於先生例之鄭注自確廢業句因已見故  
不復著意亦同請業之業顧氏日知錄以廢業爲虞業之

業斷宋徐爰說爲誤論固通然以生徒所執之業謂三代詩書之文竝無此義於曲禮但引所習必有業而未引請業句以失檢禮記雖雜采他書其原要出於孔子之徒鄭注篇卷亦必有師承未可謂古無其義文王世子樂正司業孔疏亦謂詩書之業顧氏所據歸崇敬一人之言耳夏后氏聖周鄭注火熟曰聖燒土治以周于棺也引弟子職曰右手折聖釋文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聖聖燭頭燼也孔疏引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折聖鄭云折聖者卽是正除之義按今管子弟子職篇作右手執燭左手正櫛上文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同聖廣雅作櫛正櫛卽孔所謂正除義疑孔疏所引之管子本作正聖故下口鄭云折聖者卽是正除之義今注疏本亦

作折聖蓋非至管子與注疏左右手互異或所見本不同或傳寫誤倒

月令養幼少存諸孤鄭注但曰助生氣也未詳其制於周官慈幼下注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賈疏云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權禮鄭引之者見其愛幼少之法不必盡如其禮按周先王時比使之保閭使之受鄴使之救州使之賜所謂大道之行人不獨子其子必無有棄而不舉者而又閭史書其名司民登其數王制有常餼門關有委積其所以養之存之之法必有一定科條特經典未之詳載漢書高帝紀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不役使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

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腸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  
一歲著目爲令三年春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  
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  
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據此則漢律本有養幼少存諸  
孤之條幼少卽有子不能養食者諸孤卽無父母親屬者  
此與死事之孤異皆官爲稟給帝特申明之意三代時立法必尙  
有加於漢若越語三人與母二人與餼乃指一產三子及  
雙生者而言其生丈夫女子不過壺酒犬豚非有常餼賈  
公彥所謂鄭引越語不必盡如其禮蓋必周時之政視越  
國之法有加非轉不及也自常餼廩給之法廢而東漢之  
季賈彪爲新息長嚴不養子之制民間乃有賈子賈父之

稱遂以王政之常經爲循良之異績矣今育嬰堂之設雖  
不隸於官而郡邑之好義者爲之則猶有周官比閭州鄭  
保受調救之意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夫  
內則衣裳綻裂釋文綻或作綻按後漢書崔寔傳注引此  
文作綻說文作袒系部無綻字近儒論元朗釋文多俗字  
此又其一

樂記天子夾振孔疏引王肅聖證論據家語難鄭馬昭申  
鄭孔晁又難馬昭然肅雖有意難鄭如此經分句卻以肅  
說爲優

檀弓公瞿然失席釋文本又作懼紀具反按漢書東方朔  
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音居具

反後漢書何敞傳由安懼然不敢荅章懷注懼音紀俱反  
據此是瞿懼字皆有平去二音而玉篇懼字僅有渠句切  
廣韻九魚十虞皆無懼字則章懷注中俱乃具之誤

南不盡衡山應氏鏞曰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粵未盡開  
也杜氏通典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謂之  
南越以晉隋二書謂交廣屬禹貢揚州之域爲非胡朏明  
本此作禹貢雖指因謂嶺南虞舜聲教所不及而史遷之  
所謂南撫交阯韓昌黎詩所謂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  
舜整冠裾皆不之信閻百詩潛邱劄記中詳辨之且稱朏  
明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奈何予向讀堯典宅南交及  
禹貢朔南暨聲教句於胡朏明之說殊有未安然閻氏引

詩于疆于理至於南海以爲卽嶺南地此說義門讀書記  
亦同之予竊謂此言伐淮夷事古稱淮多及于海如魯頌  
言淮夷則云至于海邦此南海亦承淮夷言之無緣遠及  
于嶺南卽春秋楚地雖廣不瀕於海屈完云寡人處南海  
子囊云奄征南海亦不過當時口語如四海海內之類非  
指今之廣州此不足爲確證惟按逸周書王會解云南人  
至衆皆北嚮孔晁注云南人南越又伊尹爲四方獻令云  
正南甌鄧桂國蓋卽百越之地據王制鄭注殷承夏衰地  
狹於周至周公斥大九州復唐虞舊制伊尹於成湯時甌  
鄧桂國尙服屬貢獻豈唐虞聲教所及轉隘於夏末殷初  
耶又藝文類聚引太康地記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以

爲名虞之南極也又揚雄交州箴曰周公攝祚白雉是獻  
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遂叛以上諸條差足  
證嶺南於唐虞殷周時皆通中國因悟王制正義引鄭荅  
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彼時楚方  
強盛南徼之地爲所隔限聲教不通先王時砥屬所及旣  
不復知而秦王煎南征百越之君事又在後灼知爲周末  
時人之語而漢博士采之耳應氏之說非是

投壺鄭注圓者擊鞞釋文其鞞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  
反按周官撫鐸鄭注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閭鞞聲不過  
闕鐸聲不過琅又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鏗鏘鏘鏘  
文選作鏗鏘闕鞞李善注闕鞞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

字書曰鞞鼓聲闕與鏗鞞與鞞古字通據此鞞闕鞞鞞四  
字皆通用而榻字有鶴榻近地義亦可借作鞞聲之下  
榻  
本釋故陸用之閭釋文吐剛反集韻又音湯與鑿同然則  
司馬法之閭闕卽上林賦之闕鞞矣鼓聲不過閭三句今  
重雕宋本司馬法無之玩文義或當在嚴位篇殆唐以後  
佚去

重主道也鄭注重旣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孔疏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此據天子諸  
侯有主者言之左氏哀十六年傳使貳車反禘于西圃杜  
注祔藏主石函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  
祭法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

惺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惺之反禘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姑姓春秋時惟南燕姑姓孔氏仕衛已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知是僭爲之耳此孔本鄭義謂大夫士無主而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惺反禘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記祖考何可無主此引孔惺以證大夫有主不用鄭義饋食設主見於逸禮當必有徵而今無考又說文禘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按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禘注藏主石室昭十八年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注廟主石函或云石室或云石函而主則要皆用木觀哀十六

年得禘於橐中之文似石函近之當是石室內又爲石函公羊傳作僖公主何休注諸侯長一尺則固可以置橐中也至說文大夫以石爲主於禮無考或亦出於逸禮漢時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以無師說而未注叔重固當見之後逸書逸禮雖皆亡於永嘉而北朝學者或尙有見之故清河王懌得據以議禮若惠氏於說文引管子山至云云則尙非大夫用石之明證

大學之大當讀太親民之親不當讀親身有所之身當如字說詳李恕谷塏所著大學辯業中其論格物專指博文六藝鄭君之以格訓來朱子之以物訓事皆所駁正恕谷學出毛西河而論格物則與毛據選注蒼頡篇訓量度又



異毛以格物卽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其說蓋本宋人黎氏立武而惠氏士奇大學說亦同之

管子君臣篇書同名車同軌此名卽文之確據毛氏四書正事書同文條錢氏經史荅問正名條皆失引此

元陳澔雲莊禮記集說於科舉所用諸經說爲下朱竹垞檢討詆爲兔園冊子納喇侍衛至特作補正以糾之然濶序中固云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可知此書不過爲鄉塾啓蒙之用本非敢與鄭孔抗衡正不必以疏漏病之明洪武時尚不用以試士至永樂中纂修大全始主濶說而以之列於學官此自胡廣諸人之陋當亦非東滙所安耳

儀禮司射猶挾一个注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侯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侯字賈疏引作矣矣字是喪服苴經大搨左右在下注盈手曰搨搨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左右右字賈疏引作本本字是

士虞禮魚腊爨亞之注爨竈疏周公經爲爨至孔子時爲竈故王孫賈問孔子曰與其媚爲奧寧媚於竈是前後異名故鄭據後決前也媚爲奧爲字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饈爨於西堂下疏仍引作媚於奧按于字古通爲士冠禮字辭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讀于曰爲而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文選張載注左思賦李善注謝眺詩王融序引詩兩于字皆作爲知唐以前本別有作

爲者此論語媚爲與正同此例釋文於詩於論語均未之  
出賈公彥所見當作爲特牲饋食禮引作於兩引歧異或  
是後人所改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  
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  
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  
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  
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鄭注妻穉謂年未滿五  
十子幼謂年十五以下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  
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賈疏未嘗同居則不爲異  
居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已與繼父皆有大功內親

或不爲已築宮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居亦名不同居繼父  
全不服之矣竊嘗推尋傳義自緣同居繼父代營宗祀有  
教養成立之恩故爲之服齊衰期後或繼父有子令前夫  
之子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所謂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也  
至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乃是母嫁子未隨往或隨往而  
未嘗教養成立卽轉育於他人者是未有恩親故不爲之  
服鄭注以恩服爾正體傳義自賈疏過泥其說遂謂三者  
闕一雖同居亦名不同居然則已或雖有同財大功之內  
親而人情變遷萬一不能共活或繼父先已有子爲同財  
大功之內親而亦爲已築宮廟奉先祀其恩遂可置而不  
問乎凡民亦知其不可矣庶人無廟卽代延香火者亦可

由此推之疏說非是顧氏日知錄并傳不之信亦未是又按家語曲禮子貢問篇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此不同居之繼父卽傳所謂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者故不爲之服齊衰三月也而同居異父之昆弟從爲之服究無定制檀弓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魯人則爲之齊衰游夏親受業聖門而所言歧異如此鄭謂親者屬王肅難之肅又謂繼父服齊衰子降一等故大功馬昭張融駁之魏高堂隆以爲同母異父之昆弟異族無屬於禮不當有服卽同居亦當在同爨總之例無緣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其說是矣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不出故得內名也外內兄弟之辨如此今人以內兄弟稱其妻之兄弟誤甚此說前人已引傅長虞陸韓卿諸詩正之而彰彰見於儀禮者轉不之引何耶

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洪興祖慶善春秋本旨二十卷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厯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觀此數言足盡宋人說春秋之弊按興祖以忤秦檜貶韶州雖與胡氏安國竝時其說春秋必非胡氏借經義以諷時者比

九非前之孫明復後之趙鵬飛揚啖趙之餘波棄傳從經  
深文刻論者所能幾及而紹聖間涪陵崔子方彥直所著  
春秋經解本例例要謂春秋固有例而日月之例蓋其本  
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當亦非洪氏所許也  
洪氏之書惜不可見今惟楚詞補注行於世洪氏又有周  
易古今考異釋疑一卷見宋史藝文志古文孝經序贊一  
卷見明鄭世子書目今亦不存

左氏紀事與他書違異者孔疏一以左氏爲斷此雖疏家  
之例然亦可省異同轆轤之疑略舉數例於此晉趙莊姬  
傳疏史記又稱有屠岸賈云云妄說不可從后羿自鉏疏  
夏本紀不言羿泥事是馬遷說之疏也啓螫而郊疏據傳

獻子此言郊天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正月日奎二夜  
不同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尹公佗疏孟子云云  
姓名略同行義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  
之言或當假爲之詞此傳應是實也苗賁皇曰疏傳言苗  
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或邱明傳聞兩說兩記之膳  
宰屠蒯疏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盡別記是傳聞  
當傳實而記虛也是四國者疏劉炫舉國語作三城國語  
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真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  
從也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疏按呂氏春秋荆共王與晉厲公戰  
于鄆陵云云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詞

所說既殊其文亦異凡周秦以後諸子之書所載事實歧互處不過以此例之不必治絲而棼襄十四年傳瞽爲詩疏引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云瞽陳樂曲獻之於王近人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中引表記正義而失引此其次有立言疏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按穎達雖經師而唐書本傳稱其善屬文故其持論可以文章騷賦列於立言之科異乎後之藉口儒林鄙夷文苑者昭二十七年傳是無若我何疏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

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予家自漢長平侯師事張禹以治易名著有易傳見冊府元龜而今諸經疏中未傳其隻字此孔疏所引乃我家經師之僅見者鄭文夫人姜氏芊氏疏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知禮也後世劉聰三后天元五后乃於此濫觴哀八年傳何故使我水滋釋文本亦作茲子絲反濁也字林黑也按說文茲下引此經則茲乃本字水旁爲後人所加釋文多俗字此亦其一呂氏春秋謹聽篇觀世篇兩引太公釣于滋泉竝應作茲公羊徐彥疏問曰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

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荅曰孔子見西狩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改制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按儀禮冠禮筮人執筴賈疏引演孔圖卜得陽豫之卦謂大夫卜筮皆不常據一代之殆是也若如徐疏所說則聖人身當周代豫懷貳心棄文王周公之書而信災祥小數乃生今反古爲下而倍之尤者知其說之必不然

漢建初時左氏尙未立學官賈景伯至附會圖讖明漢爲堯後之見於左氏以求道通見左傳其處者爲劉氏句孔疏後漢書鄭范陳賈傳論注此在東漢緯學方盛之時欲藉此以興立廢學事或有之獨怪何邵公生當桓靈之間公羊自西京以來久立於學

雖以鄭衆陳元賈逵之言卒不能奪又當時曾禁讖緯故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見賈疏而邵公又遭黨禁廢錮

何取乎動引苾緯文致受命之祥如獲麟注一則曰制作道備當授漢再則曰爲漢作撥亂之法若媚世之所爲乎況傳稱邵公追述李育意呂難二傳而李育在永平建初間呂前世陳元范升更相非折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邵公旣述育意尤不應多引圖讖與育乖違竊意東漢當桓靈時傳仲師景伯之業者居多皆習左氏古學而范書稱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以求合其私文者必其時公羊家如戴宏之徒師傳漸微不

敵左氏邵公自序中所謂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且恐亦有私行金貨以謀奪公羊者故專以申公羊爲己任欲申公羊不得不侈陳符瑞以求當於世主且以壓伏羣儒其用心蓋與景伯之於左氏同時主既不重經而重讖後本漢書章懷注儒者卽假內學以求通非徒習尙蓋有隱衷此蔚宗之論所以爲可悲也晁氏公武但以陋儒阿世病之淺矣始知桓譚尹敏張衡荀悅諸人真豪傑之士太平御覽穀梁傳范甯序石渠分爭之說釋文云漢宣帝時使諸儒講論同異於石渠閣也按漢書劉向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儒林傳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巨經

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竝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臣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師古注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則所謂大議殿中者卽在此間范序所云分爭之說卽指公穀兩家竝論之事故下文云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也而楊士勛疏乃云分爭者若劉歆欲專立左氏移書太常諸儒不從反爲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喧囂是也此是前漢哀帝後漢光武時欲立左氏學之事於宣帝石渠講論無涉尤與立穀梁之學事無涉是楊氏

之誤又楊疏以石渠爲漢之學名亦誤  
范甯注穀梁其於傳義未安者輒曰甯未詳且多引異說  
如曹伯終生卒引徐乾說與其荅薄氏之駁不同至若敗  
莒師傳引江熙說則直不信傳季友手搏之事此類正范  
氏之矜慎說經不依傳曲護非若何休墨守公羊至於附  
會謬誕故晁氏說之晁氏公武黃氏震王氏應麟家氏鉉  
翁呂氏大圭諸儒皆稱甯注之長而文中子則已先言之  
中說天地篇云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此  
正明范氏說經之善下又云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  
之罪也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蓋九師興而  
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推文中之意雖欲棄傳從經而

下仍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必也傳又不可廢也然則文  
中但不欲人泥三傳以說經非盡排三傳而逞臆見也自  
陸淳承啖助趙匡之說不信左氏然猶左袒公穀至韓昌  
黎贈盧仝詩遂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此宋元諸儒廢  
傳空談之所祖論者皆歸咎於啖趙不知其說實自文中  
子剏之後乃變本加厲耳文中子雖非真本要爲其子福  
郊福時所依託究在啖趙之前若以爲阮逸偽造則不然  
盧仝春秋摘微見於馬氏通考中興書目而今不存許覲  
彥周詩話稱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詞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  
不妄許人按宋孫明復以後說春秋者多廢三傳惟蘇氏



轍作集傳獨主左氏兼取公穀欲矯當時之弊彥周論詩多宗蘇氏而盛稱玉川之傳則與子由所見又違孝經天之經地之義等句皆左氏傳所載朱子遂以孝經爲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前毛西河孝經問已引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見於左傳者辨之予又按管子小問篇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逸周書程典篇引參分天下有其二皆古志遺文非夫子初言孝經諸句亦是此類而王氏應麟云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此亦一說毛氏未引孝經自司馬溫公范蜀公專主古文而朱子刊誤亦用古文本今之論者遂謂自此以後講學家務黜鄭而尊朱不

得不黜今文孝經而崇古文釀爲爭端垂數百年以予考之皆後人之失也當日溫公作指解雖主古文而全載元宗今文注知古今文本無甚殊若朱子則古文今文均所致疑其作刊誤不過姑據溫公注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此元吳氏澂之言雖意主今文故有此論而朱子之書具在於傳之六章兼用今文且全書刪去古文二百二十三字此自是朱子一家之學於今古文兩無偏主後人不詳究朱子義例遽欲黜廢今文是不但非唐司馬貞所料卽朱子而在亦不以爲躓也

呂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至和其民人七句與今文孝經諸侯章一字無異黃東發云

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予謂周末時所見如此益足解朱子之疑且可證孔壁古文之必無大異說文用古文孝經而尻字下引仲尼居無閒字亦一證毛氏以說文書古文此繆說為本杜林漆

唐劉知幾立十二驗以證鄭注孝經之偽其第九驗中引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崧等其載鄭注皆無孝經而朱氏經義考據太平御覽引後漢書南城山石室是康成注孝經處以為范史無其文未知為袁山崧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歟夫知幾明言薛瑩袁山崧皆無鄭注孝經何又作疑詞蓋朱氏徒以范書鄭傳章懷注云謝承書不言注孝經但舉謝承未及袁薛故疑其或

有而未詳檢知幾元議遂有此失王伯厚以鄭注為小同之說亦未審是否

諫諍章是何言與下俗刊有言之不通也五字此温公指解中語誤入經文王伯厚已言之今注疏本尚不誤而近有刻古文孝經全文者乃仍其誤此非何邵公所謂失其句讀甚可閔笑者耶

孝治章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可見聖人不以臣妾竝妻子邢昺疏引哀公問九是確據宋熊禾序董氏鼎孝經大義以司馬貞去閨門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旤此懲言也元宗正以不知重妻子之義故王后廢承謙死麗妃以倡進武楊以寵升若如閨門章比妻子

臣妾於百姓徒役正可援爲口實黜陟自由而何廢經啓禍之有

漢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載孝經一篇十八年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又云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各自名家今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然則長孫氏亦傳今文孝經亦止十八章明甚而隋經籍志稱長孫有閨門一章此語他書未見未詳所本疑卽劉光伯之徒相承有此說而唐初修隋志因之後儒遂據此以定閨門章之非僞殊不敢信當更質諸博雅者

光伯僞造書百餘卷送官取賞詳見隋書本傳前人已備論之而明成化間虞山周木作者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於閨門章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一句此又光伯之罪人已

鄭康成論語注參合古齊魯三家書定之其校從古論皆有識別見於釋文按儀禮冠禮賈疏云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竝之若從今文則今文在經於注內疊出古文若從古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皆逐義强者從之予謂周官注引故書月令注分古今亦此意而論語注尤明畫可爲注經之法何晏雖兼習諸家而中引孔馬包周之說如孔馬則全乎古文包周則本張侯論參用齊魯今但引其說而不爲分別其經文之同異遂使桓譚所云四百餘字之異文皆無可考惜哉

黃伯思東觀餘論洪适隸釋俱載漢石經論語殘碑記諸家異同之語如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又隸釋魯詩殘碑跋云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可見漢儒於經文諸家同異絲豪必辯如此竊意平叔之於論語亦倣而分出之則善矣

張禹兼習齊魯善者從之而漢志稱為魯安昌侯說隋志稱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後漢包咸周氏竝為章句康成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為之注其注但標魯論古論之異同而不舉齊論蓋康成所據即安昌本安昌本雖合齊魯考定而名則但稱魯論故舉魯

可以概齊未必在所佚注內

漢石經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洪文惠公云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

志按威宗即漢桓帝諱以避欽宗諱改威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

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論

語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予謂禮記緇衣引詩萬國作

孚釋文蹇卦正邦云荀陸本作正國亦是經師異本未必

緣避諱也野客叢書中論漢人避諱有二條其說互異經義考逸經條中引論

語逸篇太平御覽三條說文一條文選注一條皆言玉事

遂謂齊論問王篇當為問玉今按其文不類論語且問王

知道二篇安昌侯本早已刪之必非真聖經此馬端臨說御覽

說文選注所引疑是西漢人夏侯勝王駿之屬說論語有美玉之文否則論語緯中語耳非問王篇佚文也又引論語遺句白虎通一條王制正義一條而儀禮士相見禮賈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二句則未之采掇

信近於義一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侃本作亦可宗敬也此似涉孔安國注文而誤羨一字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於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徧故

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而親仁按梁皇侃義引晉欒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意亦同蔡較苞氏友交汎交康成偏黨爭卑之說爲優

後漢書翟酺傳捐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章懷注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此恐是章懷誤引如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亦是記憶之誤若張皓王龔傳論引折枝一段與今孟子文小異則是引有刪節與文選注齊右作齊后放踵作致於踵浩然作皓然爲孟子異本者不同

義雜記已  
有辨證

楊賜傳文王之圃  
百里齊宣五里經

爾雅釋宮屋上薄此據明吳元恭本吾友顧千里廣圻重刊者原出宋槧唐石經作

簿錢少詹謂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

宣公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唐美原神

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予按後漢种暠

傳召署主簿宋本及今汲古閣本皆作薄錢氏失引而唐

石經簿字亦未糾正

日知錄莊嶽一條已見宋費袞梁谿漫志但彼以曹參傳

獄市卽是莊嶽未免附會

隋書經籍志載梁黃門郎沈璇集注爾雅十卷釋文梁有

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按梁書沈約傳約有邇言十卷

於子旋不著其注爾雅南史亦稱約撰邇言十卷而於子

旋則稱集注邇言行於世則似旋所注者卽約所著之邇

言隋志有俗說雜說皆稱約撰疑卽是邇言非爾雅隋志

釋文與梁書南史必有一誤

釋詁隲之爲陞錢氏荅問據書馬融注陰隲義爲證是矣

子按集韻隲卽陟之重文吳志步隲字子山正取升義

揚之爲續荅問謂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子按

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承上作歌來颺古通揚亦是

訓續正與下文賡續義一例僞孔傳大言而疾之訓非是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義竝同

潘瀾筆記卷下終

懺摩錄 一卷

一 卷  
謝 譽 錄

序

婁東彭子湘涵少耽詞章之學中游心於竺氏既而折志  
宋儒雖不能盡削其才華空悟之習然其於儒書抑可謂  
篤信而遵守者矣懺摩錄一編是其學道初轉手時所作  
平厚淵實讀之使人興起賢愚皆有所得昔人謂明道之  
言初讀使人愛久讀愈使人愛者庶幾近之有爲之刊行  
使彭子之說流聞今時其於世道未必無裨益也  
道光丙申仲夏朔日婁姚椿識



欲火兩中夏敗日其淑齋始  
野造千之德滿間今其於世豈宋心釋教益進  
言味齋對人愛入齋愈對人愛音淑齋故之官為之四  
平氣淑實齋之對人與淑齋愚音音淑齋音人語其首  
齋言而毀音音矣齋率論一論錄其學淑齋所轉手淑齋  
宋齋雖不道盡附其大華空神之醫然其於齋書則其  
東道千斷斷心知隨章之學中淑心於其天與西其  
六

懺摩錄

鎮洋彭兆蓀湘涵著

昔朱子讀書一邊於冊子上做工夫一邊於身心上做  
功夫我生四十四年矣小時讀書尚不至愚闇而一誤  
於科舉俗學再誤於記問詞章三誤於訓詁考據迴憶  
數十年中拋心力廢時日形神交敝而於聖賢大道茫  
乎未有得也此真夫子所謂四十無聞四十見惡者靜  
言思之通身汗下今年正月十四日過同里楊君叔溫  
齋談次以嘉定黃忠節公日記見示假歸讀之其省察  
克治之密有梵行之精純而非虛無寂滅之謂守儒宗  
之軌範而無道學門戶之分有體有用要歸於靜存動

察篤實踐履而已卽無殉節一事已是聖賢地位中人  
後生末學且敬且愧因手書一冊日置座右以爲嚴師  
自今以後務當猛省迴頭於身心上加功勿再因循玩  
愒如先生所謂懺懼一場到臘月三十日真是無可如  
何也佛家云懺摩卽吾儒云悔過因以鄙見所及或儒  
先緒論於吾心尤契合者質直言之拉雜書之都爲一  
編以爲提撕警覺之一助不更墮文字障中矣時嘉慶  
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朔日甘亭居士書於小謨觴館  
向來大誤在將讀書作文與修心行己劃成兩截故學問  
詞章皆逐末而忘本今且就日用粗迹上檢點收拾再鞭  
辟到細微處所謂小學爲作人樣子近思錄爲入聖階梯

此千古學人之準

做人第一要打得貧賤關過見人富貴而不起歆羨心伎  
求心尙易已貧賤而不起怨憤心亦易所難者處至貧極  
賤之時而無憂患心營逐心則非素有定力者不能直須  
鐵錚錚豎起脊梁如婦人守志一般刻刻存餓死事小失  
節事大意思如劊硬寨打死仗光景一切得喪俱付之度  
外我自有一定道理在孔子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孟子  
失足學人改節大半是從怕貧怕賤上來能過此關則入  
道有其本矣子夏戰勝而肥亦是此意  
怕貧比怕賤爲難貧是飢凍切身之事若怕賤不過是不

安命之故只消中人資質便知熱中躁進之為非不足為

異

細思不怕窮三字亦甚難假如既無恆產又無恆業全家  
衣食不周凍餓交至必令人人學夫子弦歌不輟亦豈易  
言故恆產不必有而恆業不可無聖人言謀道不謀食魯  
齋言學者以治生為急其理實兩不相悖也

以恆業餬口便是素貧賤行乎貧賤道理如士人傭書農  
人食力皆是此外略有絲毫妄求即非素位即非居易  
恆業亦有失業時此則全要看得命字透飲啄有定求之  
不來卻之不去惟盡我分內所當為而待其自至鑽營希  
冀非也委心任運亦非也

我病在貪口腹多言語好名好勝喜逸惡勞褊衷疾惡推  
諉自全妄念雜念冥想非非想粘滯不灑脫急遽不安詳  
疎忽遺忘進銳退速凡此諸病自今宜一一藥之能改一  
樣便是進一步雖然未易言未易言

身惡自省或無有意惡則間不免雖時萌即剗去然有一  
星火在恐終不免然著便燒切戒切戒

馮山牧牛公案  
最是治心妙法

人不可一日不做事如料理家務應酬人事讀書著述及  
尋常一切瑣碎其間皆有一定分寸一定道理要處處提  
撕件件詳審能否合理能否無誤若只浮游孟浪過去便  
是白過一日

從古無閉門絕物的聖賢亦無喜事生風的儒者

靜時功夫尚易把握事至物來不覺縱捨此禪家所謂入得佛境界入不得魔境界也總是涵養不到見理不透克治不嚴之故若大聖大賢此心如皎鏡高懸物來畢照物去卽空無安排無畱戀是何等境界

言學

人心不爲時俗愛憎毀譽所動則此心方定心定然後可  
家庭骨肉間只當論恩義不當論是非一較是非則有彼我之見而爭心生矣  
人於處世不但快心之事做不得卽快心之言亦說不得  
靈狐學仙先須修到人身已費卻一半工夫然則人之學仙事半功倍而轉不如靈狐者狐志專而人志雜也猶之

飢寒之人謀生且不暇何暇學道若人衣食粗足無求於世則己省卻一半心思然往往富人轉不如貧人之近道者則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也  
要知飢寒謀生中無在不是學無在不是道識得此便無入不自得  
緩急人所時有如實在爲境所迫不得不仰資於親戚朋友在周急者固屬君子而受之者亦未傷廉必學餓者之卻黔敖鮑焦之棄蔬立槁亦非中庸之道然必萬不獲己而後出此方爲合理若平日自放自豪飲博浪費而乃徒以借貸干求爲事此無論取辱取憎萬難持久卽使所求輒遂而返躬自省能無顏變愧生乎此是放縱一流人自分或不至此然周之則受與小人懷惠其勢相似而理實

天淵通財振乏與盡歡竭忠其事相因而義則霄壤不得  
不深切著明之

三代以下偉人如陶公乞食魯公乞米求助之事賢者不

免然如王修齡甯向謝仁祖求食不索陶烏程米此意要

想又如閔仲叔不以猪肝累安邑此意要想朱子語類中  
曾論及之

節儉近於鄙吝仗義近於市恩剛直近於龕疏謹慎近於

畏蕙和藹近於媚悅謙恭近於諂屈靜默近於陰重高曠

近於放佚寬和近於委靡渾厚近於糊塗方嚴近於乖戾

恬退近於苟安仁愛近於姑息剛斷近於峭刻凡此等處

界限失之豪釐謬以千里能自知之即知人無難矣

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

是天地了也愚謂利濟最包得廣小而家庭鄉黨大而天

下國家隨時隨地隨分隨力皆可行之不係窮達貧富不

論遠近親疏凡遇一事待一人處置得亭亭當當務使心

安理得而絕去其自私自便之心便是利濟便是仁仁則

與天地合德矣

康節當新法用時門生故友有欲投劾去者先生曰新法

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此等見解

乃是常存利濟以天地為心者故知身處事中而高言肥

遯即非中道隱逸二字元是儒者不得已而出此不可以

此自高自喜

幼時飛揚跳蕩被英雄二字誤了少壯時咬文嚼字又被

名士二字誤了實則英雄名士四字本係極好而向皆誤  
認只此兩誤已虛卻半生若夫世間卑污苟賤游蕩淫佚  
機械變詐作奸犯科則固自信無之不足道也  
真能任事者必無喜事之心真能養氣者必無尙氣之事  
世有學問精博文章淹雅而其居心行事全與聖賢刺謬  
者此所謂但於冊子上用功之故如劉歆馬融輩其學問  
文章適足爲累耳我生平取友自信略有權衡以爲與其  
交讀破萬卷之傾邪士甯交不識一字之端謹人  
講考據便啟紛爭聚訟之端講詞章便染標榜聲華之習  
要知考據不過讀書細心詞章不過自言所得以之潛修  
密課則隨處益人以之炫世釣名則觸地窒礙

諸葛公一生本領在澹泊甯靜而臨事則集思廣益學問  
之道亦然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講習之事斷不可少此  
處取友又須略寬如東漢趙岐心鄙馬季長而因讀周官  
二義不通一往造之此卽廣益之道亦不以人廢言之謂  
幼時見老輩課子弟於經書喜講性理於時藝則專講法  
脈案頭書籍尙有小學內外篇四子近思錄二程遺書朱  
子全集之類近二十年來風氣全變子弟初學卽以詞藻  
才華爲主見有講性理談法脈者鮮不迂笑之而坊間書  
賈凡程朱之書日爲道學一種視之至輕其相尙而爭取  
者則皆講漢學論六書及異本僻書之類名爲復古以矯  
空疏之弊而靜驗人心風俗較之幼時所見老輩多有不

及無過之者此可見宋儒之學之斷不可少其侈口康成叔重以經師自居與抗言相如子雲以詞賦自命者大都矜心客氣逐末忘本前輩樸誠淳實之風去之漸遠以之弋名則有餘以之立品則不足向來旨趣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今乃決然知所嚮往且質之二三同志未可為外人道也

考訂家考正名物字義固有遠過宋儒者及論道理則動多乖舛嘗聞鄉先生精考據者有言宋儒之書連篇累牘數日可成若覃研考證非積累不能此蓋其平生未嘗於格致誠正上用功故以宋儒讀書窮理身體力行積累有得之言看得容易我往時亦以鄉先生之言為然今於宋

儒之學略有入頭漸知其工夫斷非考據家可及此即以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辨

人心於靜時固要操存然又不可用力捉住致涉於強制

墮入頑空朱子略綽提撕四字最好即此便是主敬便是

存心永嘉禪師寂寂惺惺即是此意

讀佛經而不明權實雙標之義徒泥其一切法而求之無

怪乎佞者闕者之兩失也

先除我執後達法空世出世間是一是一無二也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人盡快我意又曰

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從古聖賢未有不能懲忿而能

近道者也六度中忍辱即羸提波羅密

人到白刃可蹈地位其根本卻從戒懼中來戒懼是修身之本修身必明理明理則志定志定則氣剛故謙卑遜順之純儒可作舍生取義之烈士若平時意氣自命者臨大節轉不足恃爲其虛憍之習淡而涵養之無素也須如光武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方好聖人言忿思難又言見危授命正是一鼻孔出氣

陳膚仲以家事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朱子答以卽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所用處矣愚按此論與科舉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一段議

論相發總之在在有學在在有道無動靜忙閒行止出處之判

鄭康成戒子書曰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朱子言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愚按此等見解與桓榮之車服陳庭誇爲稽古之力者相去霄壤今人動以科名爵祿爲顯揚者眞夏蟲不可語冰朱子言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天理愈滅程子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



之此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又言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人定是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以上諸說平心靜體返躬自驗我知免矣

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此朱子教人應舉之法雖使聖人生今之世而應科舉其道亦不過如此

人於親在時自應兼存毛義捧檄之心若親亡後不妨獨守康成戒子之訓

子弟幼儀不可不講否則惰慢之習積而爲放肆甚而爲陵犯所謂涓涓不絕將成江河也曲禮內則少儀及管子

中弟子職宜刻刻以此範圍儆省

倜儻權奇四字子弟之英俊者最易犯所謂罟鴆跡弛之類須知此不是好字面觀馬文淵與兄子書願效伯高無效季良是真能讀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者

拒美色於暗室不爲難拒之而能泯其跡爲難一則全其恥心一則免其反誑也揮遺金於道左不爲難揮之而能善其歸爲難一則恐他人拾藏一則防小人冒認也

古無有體無用之學故經濟之書不可不讀然卻不可過泥從來有治人無治法移步換影情勢迥殊良醫無印板成方良臣無印板經濟

人性或粗暴或疲軟或矜高或放肆總是氣質之病讀書

而不能化其氣質雖多亦奚以爲必如呂成公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陸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斯爲眞讀書人

嚴著此心以拒外誘須如一團烈火遇物卽燒寬著此心以待同羣須如一片春陽無人不暖

學問至精進時常覺得自視欲然便是功效

吾鄉陸道威先生思辨錄中有分年讀書法自五歲至十五歲十年誦讀以後十年講貫十年涉獵至三十五而學成便當應世真不磨之論其論讀經則後學不能無小異同竊謂諸經中如毛詩三禮三傳必當以注疏爲主尙書則孔傳雖僞而疏中所引馬鄭諸說有必當據依者易則

幼時頗愛王弼後乃專主程朱而間參以李氏集解趙岐孟子注何晏論語注亦多可采爾雅郭注頗平常論孟注疏皆空衍略涉可案音讀以釋文爲主而間參以宋人說通志堂經解隨時參看孝經究以今文爲勝朱子刊誤未能無疑

幼時習舉業四書易時只讀朱注書用蔡傳禮用陳澔春秋用胡氏間取注疏及諸家言錄百一於書上下方隨手批注中多鹵莽漏略且不免輕議宋儒各書朱墨錯雜今猶具在本無足道者惟願吾家後人見之知我幼時頗能用功而學識未到存之以爲塾中課本而已若云經術則了不足言

史漢甚難讀少時曾以何義門校本一一手寫又以諸本參對而其中句讀字義難明者尚多又生平於天文歷律之學全然不知竟是性所不近非盡畏難苟安之故小學必以說文玉篇為主

三國志晉書南北朝諸史新唐書遼金二史皆首尾閱訖至宋元史竟未徧閱隨手繙擷而已通鑑讀過數次朱子綱目胡三省注亦屢經尋繹少時俱有手節本字劣紙滄十不存一又苦記性日退不免開卷了然掩卷茫然之歎周秦漢魏晉諸子書全在決擇有極精者有極謬者有瑕瑜不掩者能知去取則為益而不為累矣

少時大病在看雜書多如津逮祕書唐宋叢書之類不知費卻許多時日而經史正學轉致拋荒可惜可惜

文選只要李善注五臣竟不必看鄱陽胡果泉漕督在蘇藩任時重刊淳熙本為第一我曾手校幸得顧君千里助我者元張伯顏本次之若無二書則何校汲古閣本尚可陶集李杜詩不可不全讀昌黎香山義山東坡放翁遺山諸集亦須全看守此數家合為一爐之治作詩不患不工讀書愛博覽最壞事近思錄所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不濟事此我生平受病最淺處 所以要讀書為明理也所以要明理為做人也做人是主讀書是賓今人都把來倒置了

浮榮二字最易看破年十二三時恍然有悟於世無不散

的筵席一句早已勘破此關我所難者在名根色根利欲根推勘到極細處都要淨盡方成一了事丈夫不在區區恬淡也

真道學必無門戶彼此之辨招人翕從真高僧必無福田利益之談聳人信奉

修進萬行拯度億流此卽佛法上乘無他奧妙始於存養終於功化此是聖人全德不外中庸

克伐怨欲斷不容有制之務拔其根喜怒哀樂勢不能無用之貴得其當

爲學而分心利祿是爲俗儒爲學而不達事理是爲腐儒俗儒固不可爲腐儒亦有何用

聖人言樂天又言畏天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能畏然後能樂

生平口過多端第一在談人過失旣傷忠厚且與己無涉何苦何苦黃忠節日記六祖壇經中屢言之

我輩萬不敢援儒入墨惟研經之暇旁涉竺乾氏之書兼及谷神元牝之說實有見於佛祖神仙不過由修身寡過入手而歸於存心養性絕無神奇幻眇其微言精義已全具於吾儒書中因作數語云庸言庸行自明而誠便是禪門正覺何須誦佛繙經啟手啟足得正而斃便是仙道長生不用燒丹鍊汞

尙書云絕地天通論語云敬鬼神而遠之質旁臨上只在

寸心歉雨呼風便成妖妄故師巫外道及扶乩降仙一輩全是魔境要去之惟恐不速

少年不患其不曉事而患其太曉事不曉事而餽塗尙有覺悟之期太曉事而尖薄永無進德之日矣

事有不得不處置一番者只要細心審度於天理人情兩無背礙便徑行之至意外利害不必過慮聽之天命而已人之好爲高論者必有爭心好爲苛論者必非長德我惟守之以默而仍待之以誠亦止競息喧之一道也

一念善惡之萌而休咎應之危哉殆哉不慮善以動則冒貢於非幾矣幾者動之微誠無爲幾善惡大禹惠逆之說子思隱微之戒孟子所云舜跖周子所云修悖機關全在

此處故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幾也知幾其神乎擴而充之則爲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矣

千古聖賢豪傑無不從拂逆境界中來天之所以玉成之者在此人之所以自驗其學力者亦在此故曰困德之辨也

大易六十四卦凡言貞者有吉有凶而凡言厲者皆得終吉无咎可知人事之來賢者不能皆吉而方寸之地常存敬畏便可迓福弭蓄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天人感應之理萬古不磨之論

與人同事而分均才埒尤當虛己和衷開誠共濟一有見長爭勝之心則損德招尤百弊叢集故易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吾人學道且就日用尋常動靜語默上理會工夫到後自然上達不必高語性天侈談陰陽太極致墮入元妙窟裏轉於躬行實踐無裨  
輕易著述最是學人大病我少壯以來除文賦詩詞外尚有經歧臆說潘瀾筆記諸種不過瑣屑考據無關宏旨然積累三十年刪而又刪僅得此區區而中間尚有前人已言及立論未安處總未敢自信徒疲心力而已始知著書求名不如潛修守約爲得

世之輕言著作者總由學問不淡若淡則幾句說話落筆便難世之好言雜博者總由見理不細若細則一部四書

終身誰透

